



眞繫

ル 5
3254
22



門 九 5
3254
卷 22

滇繫書目

趙州師 範荔扉纂輯

藝文第六冊

儲大文 翰林院編修江南宜興人康熙辛丑會元

兵部尚書范公神道碑

吳偉業 國子監祭酒江南太倉人明崇禎辛未探花

蒼雪法師塔銘

袁枚 庶吉士改知縣浙江錢塘人

高文良公神道碑 楊文定公神道碑 楊光祿墓誌銘

藝文目錄

昭和十七年
六月三日
購求

鄂文端公行略

寶光第

禮部尚書諸城人乾隆壬戌進士

宗丞羅公墓誌銘

姚 兪

刑部郎中桐城人乾隆癸未進士

知縣管石碑鹽場大使師君墓誌銘

江濬源

羅孝廉墓誌銘

傅 恒

經略大學士忠勇公滿洲人

大樹園記

王 昶

刑部侍郎江南青浦人乾隆甲戌進士

草堂記 觀瀑樓記

吳 楷

騰越州知州江南江陰人庚辰進士

南甸園記

屠述濂

騰越州知州湖北孝感人後陞按察使

來鳳書院改建碑記

陳孝昇

永昌府知府浙江海鹽人後陞布政使司

募修雙虹橋疏

檀 萃

蒙嶽記 三臺山記 鐫字崖記 懸女崖記

王誦芬 宜良縣知縣江南吳縣人乾隆己卯舉人

黑羊村築隄聚水記

李純 宜良縣知縣湖南醴陵人

移建學宮碑記 重修彩雲閣記

馮甦 永昌府推官浙江臨海人後陞刑部侍郎

永昌三忠臣傳

袁枚

勇略將軍趙公傳 高守村先生傳

檀萃

董懿傳 張仕敬傳 劉方伯傳

方苞 禮部侍郎江南桐城人康熙丙戌會魁

贈介菴上人序

屠紳 尋甸州知州江南江陰人乾隆癸未進士

送蔣曉村別駕還河南詩序

初彭齡 巡撫山東永陽人乾隆庚子會魁

滇南詩略序

張允楫 祿豐縣知縣山西臨汾人乾隆甲辰進士

滇南文略序

法式善

侍講學士蒙古人乾隆庚子進士

錢侍御遺詩序

全祖望

浙江鄞縣人乾隆丙辰保舉鴻博先中進士授庶常散館改知縣

董永昌傳

余慶遠

湖北安陸縣人貢生

維西聞見紀序

滇繫

藝文繫

趙州師 範荔扉纂輯

儲大文光祿大夫兵部尚書范公神道碑

國家恭膺乾命統御海寓武尅文洽喆彥響臻時則有若太

傅秘書院大學士范文肅公叶契風雲經綸雷雨

太祖高皇帝肇遼陽三岔西平廣甯之烈實扈行營

太宗文皇帝廓潘家馬蘭三屯馬攔大安之圖實參幕幄爰迺

扼長山下雲從江華受琛兀蘇頒律以暨決策署檄時乘

大都收圖籍釐賦式實克光弼

滇繫

八之六

藝文

世祖章皇帝之丕基顯祚而爲一代宗臣

今上運隆下武克翦三叛時則有若福建總督范忠貞公抵虜
刃羈隘室感慨殉義光日月而炳春秋世濟其美襲休衍
慶迺復紀於兵部尚書光祿公公諱承勳字蘇公系出宋
文正公而文肅公諱文程之叔子忠貞公諱承謨之弟也
高祖明兵部尚書總會祖瀋陽衛指揮同知沈祖楠胥
贈如文肅公官母金氏

贈一品太夫人公少而修整講覈經世之畫康熙紀元

恩延世臣甲辰銓工部都水司員外郎改屯田旋遷刑部湖廣

司三品郎中改山東詳讞十載廷署稱平丁已改都察院
監察御史巡西城旋掌江南道協理河南道事嘗以山東
江淮饑潦疏請緩徵又請廉慈吏註誤革職偕降調官胥
題留會地震求言請寬風聞處分而聽京官三品以上條
陳又請時

賜京官對飭章疏蔓詞班行胥歎識要體當是時閩海底平忠
貞公以節殉滇黔亦寢平而川東譚宏復叛公伯兄都統
公嘗鎮襄樊以遏金房庚申

詔絲虎牙鎮重慶公改吏部郎中護

禁旅往會討而都統卒於師公泣治含斂以行旋

命駐彝陵轉餉八萬石帑銀二十四萬兩師獲濟而宏訖殲又命監鎮安將軍噶爾漢軍繇承甯督滇餉公考次隋開皇闢石門鎮唐天寶下兵南溪明繇蘭州入赤水畢節道胥輓四十日糧諭諸土舍輸麥菽別檄截黔餉和買米粟儲邸閣而滇圍始合訖克成功比還改文選司權崇文門稅九卿合舉清勤

上雅知公才擢內閣學士坐漢班批紅本乙丑春以副都御史巡撫廣西時剩軍興糧累萬部議九府折徵公酌駐兵遠

近貯糧多寡本折胥宜民便之又請蠲容鬱藤賀十州縣陷賊放失銀米獲允檄修興安秦靈渠石隄復唐斗門且斬胥繼余襄公韓襄毅公之經畫而丙寅夏晉兵部左侍郎總督雲貴首禁攤買軍餉予直俾自市飭醴價無敢騰揚承買藩莊部價而明沐氏勲莊田之撥給而後籍有司者始獲除莊租且省民溢價二十一萬兩有奇又以滇屯賦十倍民田贍尺籍四萬餘人之什七科徵時用軍法戶多棄業遁乃請裁大理等六衛楊林等五所歸州縣且除九戶鈞賞之令凡民墾者無敢爭并力請蠲七年逋獲允

民始蘇公勤綜軍實而馭奚尤善操縱魯魁山環新營蒙
元景楚奚時出掠號野客歲索軍民貨號保頭錢而楊宗
周普爲善李尚義方從化爲之渠率公騰檄諭之乃籍目
丁口隘以降蔑著弒主魯姐黨渠阿所隸蜀部戍姜州汎
弁而賂協將爲抵匿比事聞例勘復竄湯郎等會里州間
公遣將渡直勒脅東川土舍縛之力持辟奚議而賄協亦
論如律後尚義復出掠檄鎮協繇密白等入奪叢隘尚義
自到爲善面縛而宗周實爲鄉導宗周魯魁奚所號勒昂
者也公又疏免解姚安高翥映臯籍婦伙北勝高贊熙俾

復業土舍胥悅附公事無淹思洞中竅要而應變機尤敏
僞包起發數實二弁肆賄嚇公請撤之而胥數千人免解
獲允滇餉例給銀時鑄錢至四十八治予銀七錢三公密
請停鼓鑄給金銀戊辰夏楚兵譁伍多耦語乃亟合省僚
宴而陰偵之秋七月十六日夜援勦左協營噪尋旬飛檄
扼平彝交水走黔趨楚道二十日夕會城復約三更訖掠
庫乃潛令監麗譙率擊二更達曙掩訊首惡夜未旣以次
就縛立辟十三人亦會僞標無一人應者事旋定而尋旬
噪兵果直檄堵交水兵而敗縛辟渠八人餘勒歸伍

上褒諭有加并允給銀奏公又請預協餉而滇黔無禁烏鎗咨
功加弁無停用兩地胥帖公雅覈形勝准滇移右協羅平
以控黔之木窄關馬尾籠粵之安隆峒而遞移廣羅協廣
西以扼特磨邕管之道尚義平復移新習營新平縣而汎
諸箚隘及其疏巡金沙也定權場於江北之木警灣而請
獨麗江失地賦俾守寶山巨津通安蘭州籍地無敢却撤
雲龍州暨橋後沙溪瀾沙浪汎以實劍川之拖枝樹苗工
江三汎復北勝直隸布政司以壯瀾滄衛而升永北協爲
鎮俾刺次和瓦魯之革甸香羅流土互守營制大定宅若

護松花坦畫昆陽海口工恢鎮遠偏橋達滇道築雲南東
北甕城又改昆明學祠王忠文吳忠烈楊忠介纂滇志夫
且文武具舉懾蒲緬馴獯狁而克綜大禮長和羅甸之所
啓關坦綽布燮之所督算犀革銅盾鐸鞘鬱刃之所淬練
朱波柏城產里水尾鐵橋劍賅格孤魯昌之所環巾都雲
銅人爐山落蒙之所貫絡咸陽黔鎮遠之所彈壓劉宣
撫王靖遠李長坦朱山陰之所制置而胥措注而幹運之
也洎癸酉

陛見復奏馭奚減糧六事

滇繫

八之六

藝文

温諭留閣比甲戌旋署而拜都察院左都御史之

命矣蓋涖雲貴凡九年秋復

命總督江南江西而公再請

陛見奏吳賦重請如夏稅秋糧例六月開徵又江西民輸漕兌

賦貼官運水次號脚耗後附全書支給而漕臣題編正項

并追徵支給銀米累萬宜蠲又宜復宣樓二船歲修例

上胥誦部議允之公嘗憫接徵官輒挂初參例調斥請改降級

留任而以續完數為差請捐積穀糶三存七請蘇屬安屬

之五州縣胥析年徵逋又請南米埃秋徵而先撥又駐防

營糧并貯十萬石會城以慮儉歲胥允泊丙子黃淮湖溢

乃胥發捐積米貯會城又假留漕鳳倉麥凡九十三萬石

有奇以賑淮揚徐泗飢且請胥蠲常賦獲允公以世肄經

學文肅公嘗主順治丙戌丁亥己丑會試雅意人才而江

南萬八千餘人試於鄉財中式六十三請廣解額獲允三

之二公又新江甯學季課江南北江西士獎激尤慈公雅

覈河渠始涖任會勘震澤水道吳淞口石閘黃淮溢又勘

黃運隄堰口聞議疏胥核要比去江南一年嘗治華家口

運河祛怪物塞龍口隄王家渡距大堤千六百赴截溜堤

一又一年復浚修高堰固周橋六埧以限汜光白馬
諸湖疏引河於陶莊開立東水埧一以導黃環清口而東
而江以南臺稚怵躍日走候埧礎夫且久而見思埧滇崇
祀而實克綜徐豫南徐豫揚江之州部武甯淮南宣歙鎮
海鎮南之節蠹贍軍留州經製月椿版帳辨額之支移減
放支運兌運改兌之規則淮忠武河南武定程文運憲之
行省乘傳周吉水王餘姚夏湘陰潘烏程之撫疲羸而扞
瀕淦以胥躋之保釐蕃宣之烈也公浚兩江五年以金太
夫人憂去己卯冬晉兵部尚書是時昭木多鄂爾多斯

王師霆埽公筦本兵五年飈斂塵偃間出勘連州徭號如允坐
曹肅然若無事而屯戍斥候士馬糧械不埃案瑣而自辨
實克繼硤石貴鄉暨近世鈞陽華容蒲坂威望而以前後
二十餘載之經畫邊腹也雖

天子彌隆樞筦寄神用亦寢耗矣甲申亟以疾乞身獲

襄允公修文肅東皋別墅營生壙密雲縣之青甸築清溪莊五
十三年春疾劇

賜醫二月一日卒年七十四

賜祭葬如彝典爰以乙未秋八月二十二日葬於青甸之壙禮

池公娶穆奇覺羅氏

贈一品夫人繼沈氏

封淑人繼趙氏

封一品夫人胥有婦德子一時繹鑲黃旗佐領公嘗兼轄而以
致仕

特賜襲今用才望顯女三孫五宏賓官廕生宏定宏宗宏寅宏
甯公少侍文肅公終日立無敢欹手培金太夫人瑩以前
山類蛾眉號眉山宅日植松九別號九松事都統忠貞謹
友愛弟精奇尼哈番公食場公兼山公尤篤撫猶子今大

司馬公甯鎮公胥克成立為名臣雅嗜拯人之急嗜讀書
做鍾王米書尤工方文字文章雅蘄經世務集如干卷又
奏議如干卷泣職自員外郎至尚書未嘗獲譴階自資德
大夫晉光祿又增級五

恩寵斐疊御燕御賜不勝書督滇黔

陛見

上嘗書左氏傳世濟其美以賜癸巳

萬壽燕國老又手尊顧公

諭諸王是父兄嘗有大勳乃賜飲

八之六

藝文

雲章輝映天語遐宣一字加榮九原可作然則麗牲有碑樂石
有辭豈直高平盛事譜義莊而續廡祀哉蓋實詳肄文肅
忠貞暨公制巖疆枋中樞異日史臣紀載之掌故以稱
聖天子篤念宗臣褒崇勞舊之指而光昭

太祖

太宗

世祖之聖德神功於億萬禩也先君子入翰林實忠貞公教習
士而某編齊氓景徽烈爰諸佐領君之請次公行事如右
而系之以銘曰

嗚呼是為

興朝功宗臣范文肅公喆嗣兵部尚書光祿公之阡蓋先憂後
樂實祖文正恕人責已實宗忠宣滇黔紀多勤於彝鼎兩
江敷頌被諸筦弦北斗喉舌之任西省樞機之權今佳城
兮永閉維崇闕兮載綿後有考者且胥瞻鳳山之嵯峨聽
清溪之潺湲而慨然太息於世臣之流光錫羨以徵丹篆
而耀緗編

按范公政蹟已詳載碑中竊念滇自平偽剗逆以來除
洪公承疇趙公良棟以武功特顯外如蔡公毓榮王公

繼文石公琳石公文晟蔣公陳錫高公其倬楊公名時
鄂公爾泰尹公繼善無不實心任事而其經營安輯之
勞滇之人皆尸而祝之范公亦其一也繼此者視已成
事即可告無罪矣近則諾公穆親李公湖譚公尚忠費
公純書公麟孫公士毅咸以清節著稱而初公彭齡甫
履任舉壓鹽派夫之弊一掃而空之較前諸公勢為尤
難心為最苦茲因錄范公碑並論之滇人士尚無河漢
予言哉丁卯八日記于抱甕軒燈下

吳偉業中峯蒼雪法師塔銘

清涼一宗自長水晉源不絕如綫勝國時滇南蒼山再光
瑞師表明華嚴元談輯會元記開鍵啓鑰蔚為教宗萬歷
中蒼雪法師自滇適吳得法巢雨為雪浪之元孫一燈再
焰人謂滇南萬里邈若天外兩師代興交光繼照豈非華
嚴法界中分身接踵乘願輪而至者師自號蒼雪又自號
南來非偶然也師滇省呈貢趙氏子父碧潭為都講僧母
楊氏師幼從雞足山水月道人為沙彌管書記年十九慨
然遠遊孤筇萬里叩印楞嚴于天衣受十戒于雲棲受滿
分戒于古心律師聞雪浪晚棲望亭往參焉浪歿巢松浸

開講甘露寺師年廿餘古貌稜然敝衣下坐除夕奮筆呈
詩大衆驚異依一雨潤于鐵山與汰如河師並爲入室弟
子雪浪之後巢講雨華各擅其長二師殆兼有之諸方所
謂巢雨蒼汰者也師謂華嚴一經經王法海非精研疏鈔
不能涉其津涯窮其奧竅遂與河師住華山師住中峯一
歲兩期踐更周遭東南法席于斯爲盛河師首唱一期順
世而去師遂獨力荷擔講第二期于華山講問明品于中
峯講第四期于慧慶講第五期于昭慶講第六期于錫山
甲午歲至吳地病篤輟座人或勸其且止師曰我去汰兄

炷香發願人天鑒知敢背捨乎師于賢首清涼諸書講演
淹通純熟大乘經論如肉貫串處處同其義味自大鈔外
講楞伽一講楞嚴惟識二講法華及中百門三論一千燈
一鏡交互映徹他宗別子函矢紛如靡不推爲魯靈光也
丙申夏應見月律師請講楞嚴于寶華山老病人扶氣息
支綴登座開題圓音落落至第二卷末命弟子代講無何
遂不起人謂有護法神冥加實願力所持也病劇作解嘲
詩十首有曰如是我聞應未及奉行信受已先膺又曰剎
竿倒却門前久大廈將傾賴木义又作辭世頌曰我不修

福不生天上亦不作罪不墮地下還來人間生死不怕有
一寶珠欲求善價別開鋪面娑婆世界師之戒地堅脚根
實臨行正定如旅還家視世之過頭香舌問影織空者豈
可同日道哉師面目刻削神觀凝眸所至賢士大夫希風
禮足博涉內外典賦詩多新警句住中峯建殿買田伽藍
一新在他人以爲能事師未嘗有所作也示化寶山寶丙
申閏五月廿二日世壽七十見律師護龕歸葬塔在中峯
寺後二百步嗣法弟子七人聞照書佩等爲上首而佩具
狀謁銘余老歸空門與師結契尤篤每執手語余魔外昌

披法眼漸滅黯然欲泣者久之嘗告其徒風雪當門孤立
不懼者婁江一人而已然則師之銘非予其誰宜爲銘曰
師之南來啓明東廟烟水無涯點蒼積雪照耀東南如湧
日車彈指說法華巖樓閣重重開遮悲愍末法淚如春雨
我何求耶雞足之山有大比丘守佛袈裟我勒斯銘印正
法藏煥彼龍華

袁枚戶部尚書兩江總督高文良公神道碑

公諱其倬字章之先世自高密遷鐵嶺父澹菴累官口北
道生五子公其仲也十八歲舉于鄉十九歲登進士入詞

林

聖祖奇公狀貌試以外事會四川有獄未決

命公往訊歸

上問打箭爐形勢公口陳手畫審詳不煩

上器之命典試蜀中督學山西累遷內閣學士巡撫粵西鄧橫苗叛公單騎入寨曉以威德萬衆投刀乞降

世宗登極遷雲貴總督公奏西藏用兵中甸乃進藏咽喉請調鶴麗劍川兵鎮撫之開墾陸涼州屯穀儲侍改哀牢山土司爲流與苗大小戰三十有二所平魯魁茅洞諸寨所擒

呼呼腦兒刀光換等以功襲拜他拉布哈番福建饑民變

調公督浙閩公道浙卽奏姦民不可不誅饑民不可不養

請撥温台倉穀七萬石運閩寬臺灣米禁濟漳泉二府

上從之閩人大和閩自朱一貴反後番不納餉小不順輒攻劫

焚殺公立民夷界址碑移興泉道駐廈門設哨船巡之苗

夷讐服生番阿密氏反公遣臺灣道吳昌祚參將何勉從

竹脚寮南投峙兩路進兵禽之

上聞喜曰卿在閩朕無南顧憂矣會福建巡撫某不識字見人

倨忌者欲傾之密奏福建倉穀全虧而公又與所親山東

按察使白映棠私言江浙清查無益恐累民白奏之
上以公袒同官沽名罔上不道遣內大臣史貽直等馳驛料簡
聞穀而調公督兩江會雲南普思苗叛貴州廣西猺獠應
之乃

命公總督三省公到滇卽率提督蔡成貴等討平之仍回兩江
權巡撫事

今上登極公首劾淮關權使年希堯人以為仁者之勇尋遷戶
部尚書入都過寶應薨諡文良年六十三公揚休玉色進
止凝重目瞻焉不能遠視然長寸餘無事輒睽開則精光

射人性端靜包涵蘊含一本於自然人相對如臨山海光
明之中廣大無所極每奏事

天語褒寵或忤

旨日夕禍不測而公施施如平時雖家孥賓僚欲窺公顏卜主
眷盛衰不可得也

世宗深知公性寬不能掖之使奮代人匿瑕藏疾至累及終不
悔然於

國憲民瘼大綱必舉且望重治行終長者故雖詔書迫責而
封疆重任十三年如一日西師大事必密與謀阿喇蒲坦

降

上問公公奏宜減兵不宜撤兵宜加戍糧以彈壓兀魯特喀爾喀兩部落降人和羅爾邁逃

上又問公公奏有之不爲多無之不爲少宜撫其不逃者愧其逃者

上嘉納之孫文定公嘉淦少時殺人報仇公督學時爲脫其罪故終身執弟子禮惟敬李敏達公衛爲滇南布政使與安南爭鉛廠河

上切責公引咎絕不言李李慙感折骨後李眷日隆

上疑公叢脞問李李奏高其倬勤過臣太慎故少遲緩耳又短視終日胸摩文案生肉胼起可驗也逾年公入覲奏事畢上命褫公衣公驚以爲將刑侍衛摩公胸奏曰李衛不欺上大笑補熙提督松江

上猶慮公在江久不無裨政命補察劾

旨甚嚴補唯唯到江南知人人稱公賢乃以實奏

上喜曰熙不迎合朕樸誠可嘉卽遷總漕嗚呼公與補俱不可及而

世宗之神聖誠何如也公於學靡不窺天文地理皆洞悉而詩
尤工所著奏疏十卷堪輿家言四卷味和堂詩集八卷行
世繼配蔡夫人亦能詩公以定萬年吉地功賜男爵葬大
興縣秀才營之原

銘曰泰山之雲崇朝而亘何卽之不高而探之莫竟扶桑
之枝浴日而行何風吹似柔而雷焚不驚惟公秉夷姤之
性行恢台之政抒端右之才慰閭左之懷始任戴冠來扶
王風赤霄昌頂素手捫空導帝九阡罔弗棣通悅近來遠
有睟其容歸邪星出白澤神通蛇矛丈八鼉鼓一中使猱

村狗國區人鼈封塵不書雲奉厯橫草成功徵衣旁旅其
聲喁喁

帝曰汝太將牢而弗操刺宜淬其鋒以持劍臘公拜稽首黎收
而答臣持者心臣亭者法七年教民三日先甲百辟欽之
高山仰兮九乾竺之終德賞兮冢象祈連高一丈兮所謂
大臣盡置以爲像兮

袁枚禮部尚書太子太傅楊公神道碑

乾隆元年九月禮部尚書楊公薨於位

天子震悼加贈太子太傅崇祀賢良公諱名時字賓實一字凝

齋其先出關西明初以軍功襲鳳陽勳衛家懷遠徙江陰
世無顯者及公貴三代俱贈如公官公湛深聖學自布衣
至為尚書言動措施敷奏一不外于孔子孟子事被譴人懼
且不測而公籌殘火治詩禮如平時

聖祖時宰相李文貞公嘗薦公為第一流康熙庚午舉人辛未
進士入翰林督學直隸典試陝西歸授直隸巡道當是時
直隸無兩司官巡道司刑名所屬見憚迎奉者相夸以多
金幣出巡則餽夫錢驛費者重足錯轂而至公壹切禁絕
牢籍書吏僅通食飲姦不得發每讞決多所平反居月餘

天下稱其廉

上聞喜曰楊名時不特官清且好也遷貴州布政使尋巡撫雲
南時征西藏滿洲兵集省城公慮擾民為箭茅葺屋撤牙
門西廊使居而中隔以垣遣官巡之序其馬夏不宛喝順
時覘土教民農桑敷畜饑寒者收穀之所劾官雖有罪必
助其歸較巡道時尤多仁惠曰昔專乎巡今兼乎撫故也
在滇二年而

聖祖崩

世宗憲皇帝卽位雍正三年遷雲貴總督五年題豁鹽課獲譴

六年受代公既以道自任不與時合或以危事中公新撫
朱綱來鞫不得毫毛罪坐他事修城雍正十三年冬

今天子受

世宗遺詔卽位召用向所廢置故老大臣公首被召天下想望
丰采滇黔人狂走權告老幼相率觀公或張酒宴羅拜繼
以泣至環馬首不得前既入覲

天子召對良久命以課皇子造人才秩典禮數大事既出尋賜
馬賜第時公年七十六矣以禮部尚書兼管國子監祭酒
事初康熙時江南翰林非二甲前勿與公獨以三甲得故

事直隸學政非宮坊不與公獨以檢討往至是

天子命公教習庶吉士時未館選而

詔先下公受恩三朝異數皆此類也公既用益陳利害諸朝臣
言可採者爲代奏聞所定滇省事有弊卽請報罷時

天子銳意太平於藩邸時深知公公亦感

上責望重欲盡所學以報諸仁政將次施行而公遽病闋庶常
卷勞患手足痛

上醫問不絕公具冠帶草遺表薨壽七十七娶劉夫人無子以
弟子應詢爲子葬某原

海繫
六
銘曰何聖非儒何事非書學之不至或拘或迂道果能宏
沛然有餘穆穆楊公其學粹如禮士敬客仁人實際大賁
無色大美無味薰薰熙熙口噓元氣用之則行投之無戾
天子曰咨汝弼三朝如彼卿雲久爛丹青惟汝余輔以帥百僚
伯夷彤伯班序顛毛公拜於殿民賀於郊惜哉冬日雖和
晷短逃矣春風雖歸澤遠蒼蒼九乾茫茫五施兩楹兩廡
魂無不之古書黑石岡或磨治路過者勿馳大賢在茲
袁枚光祿寺少卿楊公墓誌銘

公諱秘楊姓字靜山奉天正黃旗人生有至性侍繼祖母

疾衣不解帶至蝨緣領遊益敬十九歲知陝西兩當縣丁
父憂再補直隸固安故事修永定河秋汛畢工興永定道
黃某役不平賈遲延及冬朝涉者駮瘞公憐之許日出後
下鑿黃巡工遲民之來將笞督公力爭不得乃直前牽其
馬至凍溜處曰公能往民亦能往此時日高春陽光熏人
公重裘尚縮瑟乃責袒肩者戴星來耶黃大恚適館張牒
將劾公會撫軍安溪李文貞公過柳家口聞之召謂曰汝
年少能然古之任延也勞以酒解裘衣之事得釋調宛平
固安民以爲大戚聞宛平吏來迎驚聚而逐之

聖祖獵水圍過固安老幼爭留公

上曰別與汝固安一好官何如一女子奏曰何不別以好官與

宛平耶

上大笑以爲誠許食知州俸知固安縣事旋權鄒平壽光諸城
數縣有夏姓民競產享銀五千公却之諭卽以此金遺若
弟夏昆季泣于庭睦如初遷雲南曲靖府調麗江麗江故
夷地中甸外控鶴劍內鄰妖徒羯羶寥狼屯雜一旦隸爲
編氓如開洪濛守土者噤齟不肯往公到爬梳捐瘠俯順
荒濫令日樹一本榆畝畜一溝水召土官爲典吏諸里

以頭目充除奴籍建文廟定婚葬禮頒尺籍伍符期年俗
化風雨和甘俸錢寶布大行民祀公于廟號第一太守祠
先是民間有遇木則易禾必見日之謠土官土人皆禾木
兩姓而公名姓恰合亦異數也遷湖南糧道西安布政使
署湖北巡撫沔陽地濱湖淤沉無常田與糧離稅法抗敝
公手弓尺丈之按畝輸賦數無訛調撫四川奏減火耗改
馬廠爲普濟堂墾田千四百畝登租貯穀養鰥寡老癯乾
隆二年請撤河西七兒堡城垣忤

旨罷官七年起用甘肅涼莊道尋遷光祿寺少卿以老休于家

公豐碩善騎射用弓至十石

聖祖時東宮侍衛德齡以廢太子故逃恃其勇泛海至青州官
拘者擁役數十持械無敢前公往剡剡起屢忽抱其背磨
之德抽刀公叱之刀落于手

聖祖以為日磔縛莽何羅不是過也涿州夜下鄉遇響馬盜方
洶洶劫人公射之殺二人獲一人督糧湖南奉牒禽李鐵
背刺魚大王公偵知竄入旗丁故閱岳州帮禽之案下至
老神明不衰長孫魁官江甯公來就養騎上下山如飛年
已八十四矣甲申十二月某日跌坐而逝公先娶李氏再

娶黃氏俱

誥封夫人子國棟官廣東韶州知府

銘曰仁之徵壽也福之集厚也清畏人知指屋漏也勇而
好禮伏不鬪也雲之油油楚蜀覆也大壑南游神彌茂也
望夏琬殷黃而增周邦之舊也厥聲隆隆孫將父也天其
以是鍾美于後也

袁枚武英殿大學士太傅鄂文端公行略

昔蘇軾不及見范文正公為終身憾枚猶得見鄂文端公
公方頤廣頰鬚髯若神色温而語莊面兼春秋二氣自命

過高常卑視古人氣出其上然于近今人才一善一技不肯忘以爲坐政事堂批勅尾非宰相事也宰相事在進賢退不肖而已賢不肖不可卒知則姑就其文章之表著者考之故每一鄉會試必採訪如飢渴胸中有某某皆非素相知及溫卷者已未禮聞撤公立宮門向閣學蔣公曰爾泰今年愧死闈後閱人文所卜悉不讎惟袁枚一人驗耳聞出君門下非君誰光我顏者蔣故公年家子聞甚喜而此科大總裁趙相國等相顧愕然枚聞雖感公竟不知公從何處見枚文也以公位尊亦不敢一謁謝壬戌試翰林

翻譯枚最下等公所定也啓糊名大恨召枚往賜飯與深語且曰觀汝狀貌

天子必用汝汝爲外吏必職辦或憂汝能文不任吏事非知汝者嗚呼公之知枚如是枚既早退不獲有所建白以彰公知人之明意欲報公以文章而公之行事又無從搜輯屢呼負負今年秋公長子容安來督兩江將趨庭時所腹存手集者命枚具筆牘受辭乃得粗舉梗概以備國史之遺謹按公諱爾泰字毅菴滿洲鑲藍旗人西林者其舊居部落也高祖屯太率汪領七村人投

太祖高皇帝曾祖圖捫襲佐領從征張理陣亡父拜官國子監祭酒公以舉人侍衛從

聖祖獵和詩稱

旨授內務府郎中郡王某至暴抗也屬公事不應召公將杖之公袖匕首見曰士可殺義不辱王敬其強直謝之雍正元年典雲南鄉試還授江蘇布政使康熙末年縉紳橫甚抗稅旅距小民公用能吏趙向奎等一大創之設春風亭招致文士大將軍年羹堯勢方張遣奴至蘇撫軍彥中門迎奴奴來見公公高坐召入問爾主安否奴見公甚莊嚴不

得已屈膝出年亦無如何巡撫雲南先是雲南貴州廣西三省苗屢撫屢反公奏欲百年無事非改土歸流不可欲改土爲流非大用兵不可宜悉令獻土納貢違者勦疏上盈廷失色

世宗大悅曰卿朕奇臣也此天以卿賜朕也命公進呈生年月與怡賢親王赴養心殿手鑄三省總督印付公公知人善任賞罰明肅一時麾下文武張廣泗張允隨元展成哈元生韓勳董芳等各以平苗立功致身通顯然土官自漢唐世襲二千餘年雄富敵國一旦入版圖受官吏約束心

終不甘諸漢姦又陰嗾之改歸後反者歲數起蜀之烏蒙
窩泥滇之茶山黔之長寨粵之泗城西隆州相繼驛騷而
鎮沅苗縛知府劉宏度于柱裸淫其女而頭曳之然後剖
心祭旗公慙怒次骨奏請解任討賊贖罪

世宗以爲多一次變動加一次平定

優詔不許公感

上恩益奮督軍鏖戰所獲苗皆刎腸截脰分挂崖樹幾滿見者
胆裂繳上苗寨弓刀鎗砲軍器無萬數丙午用兵至庚戌
功成乃造橋雲貴交界處號庚戌橋開通黔滇路入百餘

里先是孟養夷與老撾國相連明正德間作亂兵部尚書
王驥率兵十二萬平之立石金沙江羣夷驚從古未有然
歸後又叛至公而安營設汛如內地矣常親巡三省窮邊
六千餘里沿路諸頭目金環花衣焚香俯伏孟連木邦南
掌諸國遣使上表獻倏錢寶布金盤銅鼓等物皆離中原
萬里者也新開古州丹江禾長八尺穗雙岐豆如粟子大
世宗批劄云朕實感謝矣不知如何待卿而後心安封襄勤伯
授武英殿大學士入都會准噶爾未平命公爲西路經略
賜金甲上方劍出巡阿爾蘇歸奏西夷未可卒滅擾敝中

華無益果親王從西藏歸與公言同

世宗竟罷兵與天下休息公受

世宗非常之知入朝盡三鼓方出語秘外莫能知每具一疏雖請安慶賀極尋常劄子

上必嘉獎忠誠頒示天下常云朕有時自信不如信鄂爾泰之專事無大小必命鄂爾泰平章以聞以故公所到處巡撫以下出境千里拜謁虔若天人從雲貴入湘入總兵跪送泣曰公行矣某等無以報願昇公須臾望見顏色公未及答八人者素勇捷直前撥去輿夫蟒服珊瑚冠肩公而行

數里外一總兵忽亡去七人無耦不得已皆散行百里外見草中孔雀翎彪彪然膝行奔前抱公靴大慟聲盡咯血則前亡去總兵昭通鎮某也公亦潸然淚承睫下入

朝首薦之遷松江提督公以身殉國知無不爲一切嫌疑形迹無所避門庭洞開賓客車馬麻集漏盡乃已督三省時疏一切水道滇之昆明海口黔之磁硎八達粵之楊林諸河俱宣流貫行商貨麇至貴州布政使申大成請軍田加稅將軍鄂彌達請丈欺隱田部議允行公惡其言利皆奏阻之尤護持善類前滇督高其倬揚名時俱獲罪楊待鞫

而高修城公每見此二人談移日從者放儀仗鼾睡或四散新撫朱綱欲入楊罪呼三木以待軍民洵洵欲爲變公力護持乃免楊夜夢羣蜂攢噬一神人以袖揮之散及見公如夢中貌貴州巡撫何世璠以名儒爲糧道李日更所劾公昭雪之經略歸

世宗命戶部尚書海望爲治第凡什物於禁盤區械窬之屬必具已報齊矣命昇堂上几視之以爲窳敗大怒召海切責海叩頭請易乃已及公入朝奏事畢曰卿勿還舊居可赴新居手書公忠弼亮四字賜之使衛十人捧而送公公入

宸翰亦入闈府中無園圃

命以藩邸小紅橋園賜公而中分其半爲軍機房公弟爾奇提督九門兼兵部尚書公力爭不可能受直言雲南司道賀慶雲見太和令劉某獨曰某眼眯實不見慶雲公嘿然心嘉其直薦之枚初見公便問張奐稱羌夷一氣所生公報虐以威虔劉太重公笑曰五十年後自有定論也

世宗晚年召公宿禁中逾月不出人皆不測上意公亦自危八月二十三日夜

世宗升遐受顧命者惟公一人公慟哭捧

遺詔從圓明園入禁城深夜無馬騎煤騾而奔擁

今上登極宿禁中七晝夜始出人驚公左袴紅濕就視之髀血
涔涔下方知倉卒時爲騾傷紅潰未已公竟不知也乾隆
元年每行一政下一詔海內喁喁拜泣歌舞以爲堯舜復
出有歸美于公者公悚然曰天生聖人社稷之福也老臣
何力之有焉年六十九薨

天子親奠配享

太廟諡文端有奏疏詩集各若干卷

寶光第宗人府府丞苞儀羅公墓誌銘

宗人府府丞羅公諱鳳彩字苞儀號竹園其先江西廬陵
人明嘉靖中徙雲南之石屏曾祖萬藻歲貢生祖人文父
繡錦皆以公貴贈朝議大夫祖母任氏母鄭氏皆贈恭人
公生九歲而失贈君家又貧太夫人紉績以訓及長能自
力於學雍正元年成進士由景山教習授刑部廣西司主
事遷四川司員外郎擢廣東道監察御史仍兼刑部行走
巡視中城轉戶科掌印給事中提督山東學政巡視通州
淮安漕務丁母夫人憂乾隆二年服除補刑科掌印給事
中巡視天津漕務遷太常寺少卿通政司副使尋擢宗人

府府丞以假歸後遇

覃恩誥授通議大夫舉鄉飲大賓乾隆三十七年春二月初六日以疾卒年七十有八以本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葬南麓山原公篤行孝謹與人和易而有常守初任刑曹有疑獄悞失入將具題公爭之司寇卒得直及爲御史稽查八旗虧空

特旨議敘加一級再巡中城皆有聲雍正八年

命往宣化等處查災賑全活甚衆其視學山東也識拔多知名士請均廩貢之例令候廩得以次序貢其巡漕天津時直

隸方議宜洩積水公以民田皆已種麥請

勅下總督孫嘉淦勘別渠道緩急量給籽種償其工作他若文流統俟登麥後續辦畿民便之公久任臺垣歷試中外朝譽蔚藹大僚或舉以自代比擢京卿咸謂公且柄用而公遽以遷葬假歸引疾退居逾三十年是以公之所有不克竟施於世然公之歸而廉退著在朝端詩書澤其子孫德義化於鄉人以視夫人之競榮利希進取或昌斥辱而不止者何如也公娶許氏

誥封淑人有子一人元琦隴西縣知縣女子一人適士族孫男

五人慶恩壬午舉人湛恩辛卯舉人會恩戊子舉人蔭恩
觀恩皆庠生女孫一人曾孫六人廷坤廷墉廷垌廷塏廷
堉廷埴曾孫女四人公之卒也慶恩請表於子同年友掌
科閻君循琦循琦公在山東學政時所得士也更因閻公
而請銘于予爰卽公之進退本末著人耳目者而銘之曰
負矣羅公起炎服始屯而亨惟母淑在角耶慶羽耶鶯西
曹南臺鴉高躅卿月方升躔能縮卅載遺榮亦不辱門蟻
慕羶鳴嚇肉以彼較此孰失得然哉公乎天所篤崔不爲
曉哈爲谷以羸厥後謙之福

姚鼐知縣銜管長蘆石碑場鹽課大使事師君墓誌銘
君諱問忠字恕先師氏本居山西洪洞明初從黔甯王定
雲南以功得世襲指揮使者曰毓秀始入滇定居大理府
趙州之彌渡至君凡十二世君之祖諱可植考諱鼎乾爲
楚雄縣學生君十四歲而孤孑立無伯叔昆弟貧以耕食
欲奮於學而資魯讀書不得入君愈發憤且求禱於神一
夕寐若有人以刃剖胸取其心濯之寤悸猶若痛然自是
聰悟文冠其儕旋入州學乾隆六年中雲南鄉試第二名
試於禮部數不利丙戌科試後挑選晉甯州訓導四歲吏部

取入都旋授爲長蘆石碑場鹽課大使場治兼昌黎樂亭
於是宦樂亭二十年乃歸歸八年而卒年八十有一君有
文學才識屈居下職然不以爲忤意遇人甚和易至非義
則堅不可犯樂亭令以竈戶地誣爲荒地招姦民而市之
竈戶訴於

朝人知令之不直而多爲之地者君以實報上官且持之甚
力上官謂之強項場官然終以君議正不可奪地卒歸竈
戶其持身儉甚衣履敝不易曰苟欲華侈一至不給則敗
所守娶金孺人生子翼先君歿繼娶任孺人生子範君以

文章教弟子多成名者而範亦中甲午科雲南鄉試第二
名今爲安慶府望江知縣有聲矣蓋天報君於其子也範
旣葬君於東山祖塋之左原使龜補爲銘銘曰

其學天啟其行人躋官偃不起誼植弗毀昌後其後旣安

幽里銘貽萬祀

江濬源石屏羅孝廉南畊墓誌銘

嘉慶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吾友石屏羅孝廉南畊病卒于
家其季弟徵君琴山攜伯兄五臺君所次行狀詣予郡齋
屬誌其墓謂予與南畊道誼相許宜無溢辭也予重思而

嘆曰性醇篤而行直方有體有用如吾南畊者朋好中實
鮮其儔吾不爲南畊銘老成楷模其孰求而取則焉按系
南畊姓羅氏名會恩字際叔先世江西廬陵縣人明之中
葉有諱繼者客遊滇中遂入石屏籍五傳皆績學不顯至
國朝雍正間大父諱鳳彩始由名諸生連捷癸卯鄉會試累
官至宗人府丞父諱元琦以乾隆戊午科舉人知隴西縣
南畊爲隴西公第三子領戊子鄉薦與兄五臺令慶恩黔
陽令湛恩暨弟江川教諭蔭恩徵君歲貢生觀恩振揚文
學於南中稱最事父母以善養聞居隴西公之喪備盡哀

禮服闋部選安甯學正時母孫太孺人病且衰奉檄而悲
辭不就後太孺人歿喪之一如隴西公寢苦歎粥不饜酒
肉者累月不御衾裯者累年昆弟行止雖異跡出則情思
惓惓居則笑語怡怡已酉琴山病劇藥餌必躬調口哺兼
旬不勣而病以霍然居恒刮磨豪習不務嬉遊往還族姻
知好間成人之美如不及遇有過差雖年分尊且長者未
嘗不面爲規切其言初或慙不入聽迨退而思之卒未嘗
不感寤以改日際叔愛我也三上春官與鄉先達周立崖
廷尉錢南園侍御師事友處砥礪文行無虛日旣以不得

志歸里下簾觀書冥若不知外事至於指陳地方利弊侃侃而談咸中竅要州之海口關農田甚鉅歲資疏濬常毅然獨任之嘉慶己未地震災戶嗷嗷懇當事開廠賑粥身理寶秀二十餘竈勞瘁備至民不苦饑君子於是知南畊潛德不耀其才又足見用於時也卒年六十有一配廖孺人先卒生子廷均娶戴氏亦相繼卒妾孫氏生一子一女俱殤以伯兄次孫士範士芳嗣南畊生平耽卷軸勤考課闡述先德薈錄古今格言成帙以示學者復輯法帖數十種臨卒一一分給子姓其自著有過庭彝訓南畊文集詩

集藏於家

銘曰

維滇著望系分廬陵五世潛隱委社宗丞隴西繼之孚惠頌稱貽穀壽後君用嗣興篤於所性不學而能其行踴躍其骨稜稜爾淑爾慝諄復勸懲經理利疚指畫肩承德出名上才莫與矜孰戢其翼而不霄騰我來眴町諏謀頻仍匡我拂我言服我膺吁今已矣疇爲良朋銘君之兆來許是徵

傅恒大樹園記

命經略征緬軍事駐節騰越會盛夏暘雨間作師期需次偶簡
闕士馬經城之西偏林木翳然殊異常觀士人言此中廢
圃一區蕪穢不治余往視之則銀杏十數本同跗異柯圍
徑二三尺環帶修篁以億萬計清陰迴互稀見圭景延伫
移時嘆世所艷者連榭累閣而人境自然之勝固莫之省
顧旁無一椽無以謀憩止舍參佐有司進而以鳩工請余
謂芻輓方亟詎可以此役氓旅廼令僣僕除蕪道第披露
幽爽於樹身離立間編茅縛屋翼以小亭未洽旬而告歲

歲巳丑余奉

時偕補齋雲巖兩將軍晤言於此咸以此爲蕘暨邨媪之
所處一旦有城有廬曠如奧如初見者宜爲譽嘉樹焉余
謂凡事之見爲難而置之者多矣苟審其時地而致吾力
則狂榛可以筦篁理固然也余之闢此徑可治者治之基
可藉者固之籬樊可衛者補之雕飾弗尚董視弗煩故灌
莽去而吾廬已成用使賓從咸得所托相與諮論朝夕無
惰無曠並藉以卜師貞焉而吾又以知物盡樂於自見第
不拂其性不違其材而已各適所用也乃額之曰大樹園
誌地之產而偶合於公孫故事非欲以自况云

王昶草堂記
騰越州知州吳君楷以書來告於州解之西爲草堂予其
爲吾記夫草堂之名舊矣昔少陵以華州司戶參軍佐嚴
武樂天以司馬佐郡爲閑曹二賢皆得以選勝卜室爲草
堂以偃仰嘯咏無足異者今騰居滇西南極距賊砦才數
舍七關之阨塞皆在境中大軍方參錯分布其間將率馳
驅遊徼圍圍不絕於道而羽檄之移相望也牧斯地者時
芻蕘視郵驛治文牒且日不暇給君獨次第部署不震不
驚乃欲倣少陵樂天之爲以遂其偃仰嘯咏非其敏且兼

人何以有餘力若斯與雖然少陵之草堂經營於上元斷
手於寶應旋以徐知道之亂入梓居閬又逾年而有雲安
夔府之行則安居草堂者前後僅閱歲爾樂天以元和十
一年貶江州秋築草堂明年三月落成又明年而召還則
所云仰觀山俯聽泉傍睨竹石雲樹者蓋無幾時今君以
廉幹聞於朝不久當遷擢以去計君於斯堂亦傳舍焉爾
顧兢兢修補庫壞期於完好則其不以傳舍眎斯堂其肯
以傳舍眎斯民乎然則君之能舉其職也蓋可徵已

王昶昆盧寺觀瀑樓記

騰越之登河蓋瀑也其水自赤土羅生諸山來流爲大盈江至是崖忽斷缺水懸以下注於壑凡百有餘尺其聲訇然碌然若駢車若雷霆稍近渡石梁沫隨風着衣袂及面若散絲若霧雨暨迫而視之若懸布若翻雪襪縱跳盪翁張擺劃泫泫云云駭心眩矚惟兩崖道蕪蕪無駐足所遊人病焉水東坡上故有毘盧寺寺後翼以樓州牧吳君撤樓之西壁而窻焉瀑之全勢可一覽以盡因顏曰觀瀑余以冬十一月來坐斯樓而望大盈江經南甸又南過干崖出關合蠻暮湖滙於南大金沙江循阿瓦城以入海而茲

水實爲其源蓋中夏之氣達於緬甸勢必與中夏合應作如是觀云

吳楷南甸園記

南甸古南宋地去州城八十里至元年間置南甸軍民總管府明洪武十五年改南甸府永樂十二年改南甸州以千夫長刀某之子刀貢蠻掌之正統八年刀樂硬以征麓川功授南甸宣撫司遞傳十有四代至刀呈祥仍予宣撫世職頒印信爲三宣冠至今應襲刀三錫凡五代計刀氏襲職兩朝共二十世越四百年矣土司署向稱雄麗乾隆

三十一年邊事起土司遷於署之西二十里永安山寨結草舍以居舊署留目守之余於三十五年治騰越前傅文忠公議善後八條於南甸設守備一員統兵二百名爲騰越協分汎地於其署之前闢草萊築官舍以供官兵棲止土司署如故也四十年秋制軍覺羅圖規畫邊事以騰越改鎮分南甸爲左營都司統兵一千名駐司遙控七關並移駐州判一員於其地余承命董其役築兵房六百六十二間文武衙署十一所軍裝庫一柵門街道俱備越五月告成始建議時永昌太守周君際清偕余相度建置事宜

議給土司銀買其署爲都司署土司寡妻刀思氏攜其孤刀三錫雪涕言祖父業不敢得價且不忍棄翌日率其民百餘人撤正房三間而去余知其意因令存樓三間堂三間大門三楹繚以周垣還其片壤爲土司舊封地名之曰南甸園園中老樹數本夏秋時白鷺翱翔卵育於其上望之如雪樹旁有活水從山間來滙爲方池擬作草堂於其畔名之曰振鷺亭以寄意樓上四面開窓藉以遠眺一從西南百里出黃林岡通干崖蓋達一從東南二百里上杉木籠山通隴川猛卯左右環抱號稱形勝後之君子有能

登高作賦余將拭目俟之并以告繼今守茲土者知是園
爲土司之舊址用誌遺蹟永永無極云乾隆四十一年夏
六月記○按作是記時越今三十年餘矣聞其園已爲武
弁所據樓房片瓦無存堂爲牧馬所過此已往將不知有
是園矣錄此文因以寄慨云

屠述濂來鳳書院改建碑記

余之涖騰也歲在戊申旣集多士倡修學宮矣旋語多士
州舊有來鳳書院今何不振耶則曰書院因來鳳山而名
山麓有寺寺南爲書院久圯弗可考乾隆己巳唐使君世

梁改建於州署右丙戌軍興以書院爲駐節所吳使君楷
復建於州署二堂後進諸生而課之諸生欲復來鳳舊址
而竟未果今請定新基其於學宮右乎余曰噫書院以講
學昔滇有二理學先生皆騰越人一爲吳執齋聞學於王
陽明倡明理學以教其鄉自號來鳳山人一爲吳協卿受
學於湛甘泉著道南錄以教其鄉講求性命之學流風餘
韻多士宿有聞矣成廟何不可考也爾先生居同里生同
時得海內兩大賢爲之師其講學必於來鳳如鵝湖之會
朱陸風徽未沫遺迹頻移今定新基在學宮右計亦得矣

宜急歲乃事於是鳩工庇材逾年而書院成名仍其舊余喜甚進諸生而語之曰甘受和白受采亦既有講學地矣爭相磨厲期與有成守正路而不惑於岐趨崇實學而不入於虛浮守王湛之學以追鄉先輩二吳之遺風其庶幾乎且鄉先輩不獨二公也經學如易翼之詩學如易經考辨之學如黃貞元鄭邦喆皆表表錚錚足爲矜式可倣可師也由是本純固慤實之天真致敦行學文之人力於以幼學壯行黼黻

國家則今書院之建卽古之嵩陽嶽麓睢陽白鹿又豈多讓

也哉予因爲記之以明樂育之情至規模之次第堂舍之數目以及經營建造衆紳士之姓名悉詳於碑陰云

陳孝昇募修潞江盪錫喧雙虹橋疏

太守告郡與州之人士滇渡險惡莫如潞故名怒江以其波兇怒自蒙番南流少東經怒夷乃入滇界循山西行南五百里至永昌蒲縹站西實當永騰之孔道也江旣怒更倚瘴爲威渡者恒苦之夏逾甚兩岸相距舟楫往廻彼此卽須動經彌日竦跂兩許瘴遂得以襲之先者不救後復踵乘明知畏塗不得自脫則守渡待舟之禍烈也舊有飛

橋若擲杖以梯月行旅之至止者急趨而過瘴在其下掩
鼻馳可不及入獲免此厄橋之所全大矣自此橋中斷重
續維艱今士民僉謀於盪錫喧議建鐵橋爲工甚鉅力出
衆擊丐長吏倡或風行草偃甚盛舉也以請於屠使君使
君轉告太守以圖進則知盪錫喧據乾溝上游兩岸石壁
對峙中流孤石突起儼若砥柱舊有飛梁橋跡尚存太守
見之而喜曰天設此險以待後人善用尤貴善因用之而
不能因如我民何天旣生此一方民豈無康莊俾之率由
乃故爲此瘴癘以害之哉吾人奉天造橋以因利乘便宜

爲衆人率且夫僻處邊徼瘴雨蠻烟無處蔑有惟在親民
者調劑而利導之耳試觀昔之荒榛斷梗今則繡壤綺陌
矣昔之雕題鑿齒今則聲名文物矣

國家休養生息至德覃敷聲教四訖輸誠納賚極於炎陬士
庶往來漢夷輻輳是橋也所關甚鉅豈惟一州吾郡邑人
宜共出力太守與使君先爲之捐爾士民情殷利濟尚其
樂輸以副於次

檀萃蒙嶽記

蒙嶽在祿勸東北二百里一名烏蒙山一名絳雲露山一

名烏龍山一名雲龍山大理府志一名雲弄山東川府志一名雪山
昔蒙氏王滇國於大理以國內點蒼山為中嶽銀生部界
蒙樂山為南嶽永昌騰越界高黎共山為西嶽麗江界玉
龍山為北嶽惟茲山僭主東嶽焉而邑內金沙江亦與蘭
滄黑惠潞江為四瀆故祿勸界內兼擅嶽瀆之封何瑰璋
也其山北臨金江陰為會澤陽為祿勸上有十二峯縣互
盤旋幾數百里中天積翠為滇東諸山之冠遙望之誠有
嶽氣益州記云盤羊烏龍氣與天通其尊嚴固不同矣常
有雲氣蒙蒙烏暗不辨故曰烏蒙曰雲弄時而形雲斐豐

甘露凝丹故曰絳雲露神物所潛不敢狎至故曰烏龍曰
雲龍四時積雪素練懸空故曰雪山斯亦帝之下都也與
崑崙懸圃相配焉十二峯以配十二辰峯頂各有天池惟
惠嫺深浸內涵日月倒景其旁有帝漿之臺帝會眾神觴
於其上沐浴此池水波香發如旃檀逆風其色澄清大虛
不滓湖之四岸皆天生青碧自然甃成池中蓮花大如車
輪有伽陵頻伽共命之鳥集於其上風清月皎出和雅音
遠岫孤僧鐘磬深更往往聞半天仙梵蓋此鳥之音聲聞
數百里寶藏經云雪山有鳥一身二頭神識各異同共報

命卽此鳥也池側脊鳥萬數竦環向池秋空飛葉捲落欲
下尚未及水飛鳥迎銜置於別鴨達枿挂莽幾成岳垤獨
角神鹿其身潔白行於雪岩如不見物厓隙斗絕非仁羿
莫登自古及今未有能蠟屐者果其一冒垂堂永存長生
矣琪花瑤草琅玕玉樹璀璨眩晃燦人目精不可極視層
城絕壁迴隔人世縱有躋勝之具鼓勇扳陟如畫累人未
及翠微飛水走雹有似拒擊寒氣凜冽噤齒僵足幾欲墮
裂雖炎伏歔暑挾纒猶慄四時雲封難尋路徑靈物傀形
鬚角捍衛有類開明誠山嶽之神秀未有宿緣不可犯干

矣山半有仙人洞昔那姑仙修煉於此洞外嘉蔬葉似書
帶其味甘香土人採取毋敢咳唾相呼略有聲語水雹立
至居民懾懼老死山趾不敢問津嘗有若士爲汗漫遊會
一涉之殆契誠幽昧履險逾平者乎因題絕壁皆雲篆書
殊不可辨南詔曾建嶽廟於山趾今廢下有烏龍泉流爲
烏龍河因山名烏龍水亦從之也取泉水者必屏息凝思
萬籟俱寂然後掬水盈盈飲之甘冽浣之清明澡槩胸中
灑練五藏澹澈手足頽濯髮齒雖掬弃恬怠輸寫渙濁分
決狐疑發皇耳目猶未足以喻也稍有聲響水卽不能入

器縱竭力首挹如施瓢杓於鋪練之上杳無所獲矣

檀萃三臺山記

三臺山者一曰龍三藏因明讓帝曾藏於此故以爲名在祿勸北五十里克梯村山如臺形凡三層故曰三臺代北五臺此獲其三彼爲文殊師利所居此則有天下大師遺跡其山四圍峭壁羊腸一徑紆折而上頂極寬平可容萬馬清泉一灣曲流成澗密林豐草夾於兩岸春時雜花亂放杜鵑馬纓流丹點絳掩映於綠縹碧漣間殆非人世夫山三襲陟再成英一成任此其三襲者矣扳蘿援葛趾踏

賺脣腹摩石角埒胥靡之不懼甫得一升故扶筇者鮮也山有仙樂崖踞小克梯山後懸岩峭壁松柏參天猛攫披曩人不敢至良辰穀旦笙簫細樂響徹重霄倏遠倏近聽之忘倦或月一聞或二三月一聞蓋羣仙集會之所故虎豹守關也元中書行省參政安慈達於此山當明中葉鳳朝文畔時於此屯兵故跡猶存後阿克敗逃亦負隅於是爲其險耳竊謂滇黔羣山之圍如此險者不少而蠻人恃其阻深闇昧不樂耀於光明其屢叛屢滅皆此山之類誤之昔阿資云國家有萬軍之勇我有萬山之險豈能盡滅

我輩不知絲罽無異蛛蝥之網瑣甲無異螳螂之衛劍閣
雖瞭憑之者蹶惜無以孟陽之銘告之耳其名龍三藏者
土人相傳大師遁滇時依西平侯西平因匿帝於武定土
酋鳳氏所鳳氏居帝於此山已而去滇入蜀歷吳楚間復
由蜀入滇結菴此山居年餘復去已仍還此山旋避偵者
他去師三來此山故云龍三藏顧或者疑之謂帝未曾至
武定而萬歷間巡按劉維登獅山遇塑匠劉志道謂正續
寺後卽建文禮斗處詩聯尚存惟真蹟爲鳳賊磨去而維
伯亦云成祖遣臺官博採民風徧歷天下實物色建文維伯

祖給事傑暨御史史濡奉命行滇而建文竟久潛茲山無
虞豈二公交孚有隱微之長慮默運於其間歟夫維當萬
曆庚辰數典念祖必當有據然竊疑獅山距武定舊城十
餘里永樂中寺記云名公貴人大夫君子凡有事於此者
必遊之鳳氏果匿帝於此不如龍三藏之尤僻則土人傳
帝匿龍三藏以爲尤得其實其磨去真蹟大抵由繼祖之
亂也郡志又有從亡十一先生祠則諸公應亦至三臺不
得沒其跡十一先生者始終保衛程濟也陰相往來則葉
希賢楊應能也三臺滇者史仲彬一至者郭節程亨焦雲

也來滇旅死者馮灌黃直也相遇哭縊嚴震也陰護不言者沐晟也其他不至滇者不與因得以附著之程濟績溪人善先天之學隨帝至滇遍遊蜀粵吳楚往來嘗住武定獅山委曲翼衛歷四十載供給使令聽順無忤嘗和帝詩云吳霜點點髮毛侵不改惟餘匪石心作客歲寒應自久避人巖壑未曾深龍蛇追逐知心少魚雁依稀遠信沉回首金陵更何事短筇高屐懶登臨帝歸大內濟嘆曰今日方終臣職矣還滇焚菴散徒去時已九十餘不知所終郭節連州人號雪舫和尚尋帝至滇常振衣千仞出袖中一

冊朗誦不知何書見人至仍貯袖中避他處每登獅山盤陀石上亦取袖中冊讀之去來或經年後不知所往黃直常州人遁夔慶間永樂七年入滇訪帝偶遇馮灌於市一見愕然相持入山哭語移日十年復入滇與灌會同還病於途帝自衡歸見之馮灌黃巖人從帝至滇止永嘉寺變姓名稱馬二子或馬翁或塞馬先生尋奉命去十年復至滇時帝先出遊衡山訪灌灌不遇題詩寺壁云夜夢何奇特龍飛天漢津朝回滄海曲夕過滇池濱光雲皆五色蜿蜒無損鱗淵田變化間張主藉高旻比見黃直來相持哭

密語竟日卽劇詩去帝聞灌入滇亦還於途聞蕭寺廡下
見二病者卽灌與直也俄俱死葬於寺東帝題其石曰兩
忠之墓葉希賢松陽人楊應能杞縣人與程濟等始終隨
帝備歷諸險以永樂元年至滇永嘉寺從徙居永昌白龍
菴帝與程濟東行留二人守菴及帝還菴爲有司所毀從
帝遊浪穹搆茅菴於赤碕嶼山下程濟筮之得剝之坤濟
曰剝盡而順吉也然龍戰之詞有凶永樂十年三月楊卒
四月葉卒並瘞菴東程亨澤州人焦雲籍貫未詳史仲彬
吳江人帝出亡主彬家兩閱月由襄陽廖平家乃抵滇次

年帝復至彬家留三日制衣履而去後彬偕程亨郭節來
滇訪帝相值旅舍因同至彬家宣德九年帝以會稽之遊
至吳江時彬已死帝慰勞其子悲悼久之

檀萃鐫字崖記

自蕉山起飛葉九天至鐫字崖止崖勢巉削如巨靈擘開
如神鰲齧斷絕岸萬丈壁立赧駭吁可畏乎其駭人也崖
隙泐峒半覆於河其勢欲頽鑿爲通徑行旅往來風雨可
避如行長廊昔鳳氏專士敘其家世官爵摩崖數方大書
深刻一方題曰鳳公世系序自宋淳熙起至明嘉靖癸巳

止則祿勸知州徐進記也一方題曰武定軍民府士官知
府鳳世襲脚色則鳳英之世次履歷也一方爲嬰書不可
辨疑繙漢文而成之者也一方題詩一章頌鳳世守之功
世守鳳英小字也此外有大字題壁者幾處惟山水之間
四字頗佳題名隱隱見王元翰字崖前逼河其深不測土
人傳鳳氏盛時其富敵國憑險起冶鎔銀液飛注河中不
知紀極又藏銀遍崖罅間此物精氣時化爲巨鱗魁介或
橫身塞河或負苔曝岸觸之者不死則病先時有其牧者
聞其說而涎之斷其上流引以桔槔迄不能涸乃募善沒

者探之有棘奴者陶氏之黑崑崙也縋索而入窮其深際
則介然魁邱非綸綽所能挽從而鑿之得銀一塊而水忽
湯沸割背如鋸不能久踞卽躍而上遍身丹痕似刻矣稱
其銀適償牧公渴河之費乃嘆取予自有數也數年前有
江右客過崖下偶陟一層戲揭一圓石則爛然滿坎因負
之歸其坎圓而坳類藥臼云

檀萃懸女山記

懸女山在祿勸縣七星莊後烈女奢格化形處也懸崖峭
壁飛猿不能援攫層巖之上髣髴烟鬟霧鬢凝於空中過

之者無不肅然起敬其事具於邑人苟尚禮所爲傳云祿
陽州治之南有村舊名曰馬房昔土司鳳氏養馬莊也明
嘉靖間莊中彝人義蘇往山採薪爲虎所擒其妻奢格年
二十有四同父兄詣山尋尸號呼哀慟數日未獲回至莊
後巖頭騰身跳下忽被大風吹貼巖壁懸身千仞下無所
著其上石蓬儼若寶蓋可遮日雨父母哀憐連梯以接曰
我欲尋夫地下神風吹我巖頭從夫之心遂矣接之何爲
豎杆送食不食視之已化矣形留石上望之如生悽愴之
聲二年方絕鳳氏土府瞿氏聞之來視見此奇異語衆曰

踴身高巖不惟不死懸立削壁形容如故非神顯靈欲彰
其節烏能如是人可輕之耶乃名其山曰懸女巖建菴七
座名曰七星改馬房爲七星莊以天有婺星故以星名且
女宿麗於北居斗壁之中厥星有七故名七星菴焉菴祀
真武亦取義於北方云於以報達天庥昭明節義嗟乎異
哉貞烈感格何歷歷不爽乎易朽幻軀爲堅白石迄今百
十餘年形容宛在此豈人事哉蓋天示明鑒永旌節烈以
勵世人者也况鳳氏土人亦知敬天憐節名山建菴崇重
其事可謂得風勵之旨夫奢格彝婦耳目不睹詩書之傳

耳不聞節烈之行非有父兄姆教之先也非若名媛閨秀
內則閭範之素嫻也而奮不顧身捐生殉死竭志黃泉昭
靈碧落懸崖羽化石壁形存以視夫靦顏脂粉朝寡鵠而
暮鸞儔者不大相天淵耶先慈傳語先王母嘗備道其事
先府君曾有讚曰嗚呼格命不辰夫被虎擒舍身立節契
合天心顯靈標異留形高存身名不朽萬古榮馨丰神凜
冽昭耀明星遠近望之莫不欽靈經世勵俗丕綱正倫冰
清霜潔浩氣凌崑日升月恒義烈悠存余竊慮世遠名湮
爰述而傳之爲忠孝節烈之模而付乎露筋碑之陰云爾

王誦芬宜良縣黑羊村築隄聚水記

滇南山多田少而水更少周禮所謂山國者是也每當夏
秋之交山水叫漲朝泛而夕涸無陂塘渟滯之用欲望其
水澤均調多黍多稌其可得耶丙戌秋來蒞茲土考其地
唐曰昆州元曰宜良沃野百里地利五穀邑之水利惟文
公隄爲大自江頭村紆折而東繞溉田五十餘里而邑南
之黑羊村獨不被其澤蓋其田三面皆山東則官河隄埂
地勢低窪旱乏水潦被淹村民生計維艱職是之故士民
徐天賦等請於秋杪冬初收聚官河下流無用之水於山

麓築高埂圍截其中春初沿山皆可插青夏初開涵洞灌
路下田聚水處涸出亦可隨時播種漲盛則閉洞水亦不
能溢埂爲患余親詣其地相度形勢果有利無害如所言
適好事者梗之嚴約毋得阻撓趨令鳩工鄉民咸踴躍爭
先裹糧荷鍤而來者以百數越三旬而隄成柳子厚云昔
之爲國者惟水事爲大自有此埂當日文公開渠導水之
功至今日而並及於黑羊村之民其利不更溥哉後人當
思創築之難因時整葺勿使墮壞士民等請壽諸石固余
所願也是爲記

李純宜良縣移建學宮碑記

邑舊有黌宮此復遷建何曰正方位也正方位必遷建何
曰崇

先師也何言乎崇

先師曰事師無南面者舊廟面北今移面南使都人士北面祀
之於弟子之分宜故爲崇

先師也然則費何出乎爾曰此純之志而邑紳士樂成之故費
有所出而事集也初壬寅歲純任斯土謁於廟仰宮牆之
嵬峻殿楹之高廣而瞻拜之下竊以爲

聖道隆於我

朝廟祀重於寰宇茲邑士夫祀

聖者以南面將事於體制未合且考從前甲第亦屬寥寥卽與紳士商移建而度地於城西北隅雉山書院之址北枕蓬萊東輔萬壽西翼掛榜南案雉山有靈秀焉已具成竹將舉行純調署元江去乙巳秋復來邑人士深喜其再至純卽以前所欲移建者捐俸爲倡而紳士沐浴文教已久謂斯舉爲崇

聖道振文風捐貲盈萬請於上憲獲允乃筮吉庀材鳩工興役

擇老成陳一夔李節民孫啟元陳永齡等董其事始乙巳冬越丙午秋告歲其制較舊加宏峻美備焉計外爲照壁爲泮池中爲園橋旁植桃柳數十本上爲文明坊三楹東爲門曰德配天地西曰道冠古今中建石坊爲櫺星門名宦鄉賢兩祠翼之大成門五楹峙其中左右則先賢祠爲東西廡主以大成殿五楹計高三丈四尺廣七丈簷楹棖桷階級廉隅峻整宏敞下爲享祀拜跪之所再進爲

崇聖殿五楹後爲尊經閣二層爲催官星體取發祥啟秀義廟左爲明倫堂三楹而制大備矣夫世運之隆視乎人才吏

治之實徵於教誨而總以衷諸

聖人之道乃有本而不敝純竊幸斯事之有成稍伸欽崇之意而尤願都人士爭自濯磨言坊行表以無負余之厚望果

蒙

聖人在天之靈默爲佑啟適會丙午鄉試副榜嚴煥遂以正薦得元從此人文炳蔚由是而膺台鼎以鼓吹

聖世之熙和詎不盛哉考之邑乘學宮昔無誌缺也茲又安可無記爰謹書其始末於麗牲之碑

李純宜良縣重修彩雲閣記

不侈言祥瑞者

聖人之心也而自集夫祥瑞者

聖人之化也我

皇上神靈天亶敬德日躋夙夜乾乾

宸修懋建本兢業以用中慮一夫之不獲荒陬僻壤仰見

聖天子欽明恭讓之意初不期於景星慶雲芝草醴泉之瑞以粉飾太平也然而

德隆宥密慶集洪延諸福之物靡不畢至蓋化洽則民和民和則世泰世泰則天心順地道安休徵不著海隅咸熙宜邑

雖處滇徼民生其間含哺鼓腹詠歌至治此彩雲閣之建
誠昇平之盛事而得體要之大者也是閣出城西里許教
場之北傑構巋然乾隆二十年有五色雲西見前令張公
日啟建此其所以揚

盛世之休和啟人文之瑞應者意至深遠而風雨飄搖日就傾
圮考之志乘惜無記夫紀嘉祥開文運斯閣之助不少况
今在學宮右臂輔以文筆尤宜有裨卽倡紳士與修增葺
黜聖丹雘煥然一新年撥租谷三石五斗擇公止紳士主
之爲歷年修補費人和事舉瑞藹祥蒸是時遠近居民咸

見彤雲揜映掛榜山畔吾知人文由此駸駸日盛矣後之
司牧者常加意而增修之宜

聖主之德化傳盛事於無窮豈不休哉謹記

馮甦永昌三忠臣傳

三忠臣者謂永昌別駕劉公司理王公暨司理弟孝廉而
三也孝廉不官於永而死於永故亦得附永稱忠臣焉傳
曰劉廷標字霞起號存玉閩上杭人王運開字子朗運閩
字子遠蜀夾江人丁亥沙定洲之亂故黔國公沐天波走
永昌旣而蜀寇張獻忠遺黨孫可望等入滇破定洲屠臨

安下楚雄入大理移檄永昌時運開以永昌推官署金騰道印廷標以通判署府印謀守瀾滄江拒賊天波懼甚將遣子送款諭廷標運開以道府印俱往兩人正色曰吾兩人原非有印官何敢與公爭此印雖然印在吾而聽公以印往是吾亦降也吾輩受先帝命官茲土甲申之變自分死久矣豈能降賊乎且吾兩人皆書生猶義不爲賊屈公獨奈何以三百年勲戚賊未至輒謀納款他日死何面目見祖宗於地下哉吾兩人在印不可得必欲印請待吾兩人死而後印惟公之所欲爲也天波無以應惟陰以危言

促郡士民就署哀請之兩人知事不可爲因悉遣其家人西走騰越時運閱避亂在永運開曰弟未仕義不須死其將吾妾俱西勿令此輩在亂人意也而郡之士民洵洵咸恐公守城以致賊屠戮日集府署前或罵或譁或以理請謂公固効忠毋苦我滿城百姓運開慰勞之使退衆更趨劉署廷標從容坐廳事招衆來前曰逆賊伎倆吾素知之他城之降而屠亦屢矣處亂世生死當有數若輩何畏之深耶衆譁甚或直前曰世間亦誰不畏死者廷標笑曰若謂我畏死乎我欲死久矣因呼酒開匣取毒納酒中將飲

衆惶懼盡走出是夕運開過劉署對酌甚歡相送出拱手
曰看來惟有此路走得是也廷標應曰諾郡士民竊聽者
私相慶謂王使君走吾輩可無恙不知運開已於夜自縊
於理刑署中矣詰旦其僕奔赴劉公告變廷標嘆曰男子
哉我老人當先行而顧先我耶遂沐浴焚香換上毅宗表
文又賦詩四章其一曰甲申臘望迎哀詔已矢攀髯殉此
身三載偷生慚後死今亡猶是大明臣其二曰糜祿隆昌
歷四秋慚無一善解民憂時艱自縊從先帝共結君臣萬
古愁其三曰白髮生來頭上雪黃金都是眼前花不知阿

母何承受每把斯言訓克家其四曰憶昔繞命雙膝時啟
予每詠節廉詩于今清苦歸泉下倘博雙親慰可兒書畢
以素練懸於梁上客及老僕百計阻之不從既就縊體素
肥重練絕而蘇客復持之曰此天留公也廷標厲詞叱之
盥漱正衣冠更以帛自縊死運閱在騰聞訃偕劉公子及
弟至承治喪事門人弟子有過哭者運閱曰此吾輩布帛
菽粟事耳何苦爲屠畢復走騰越其後賊竟至永襲執沐
氏父子聞二公死節事歎異之命求其後將授官或以運
閱對賊命二生往與俱來運閱欣然就道至潞江中賦詩

一首付其僕曰吾兄弟豈作兩樣人耶遂躍入江中沉丈
許更躍起水中色怡然衆急救之運闕揮手止衆竟自沉
僕出其字視之云得我骨同吾兄合葬題曰夾江兄弟之
墓人皆傳誦之其詩曰行來漸近永昌土吾兄忠義若相
與弟兄不作兩截人留此精魂見父母數日人得其屍於
沙岸顏色如生云贊曰死生亦大矣惟忠臣義士其見理
明故能處之若素以予所聞三公之死豈有所畏難而勉
強哉當獻忠自成接踵敗滅逆孽南竄其無所能爲不待
智者而後知也而滇黔三十餘郡望風降靡何哉非有所

慕而事之一死實難耳從容就義三公而外不多概見嗚
呼顧不難哉當日明社之墟久矣卽死忠未必顯而滇之
大吏且爭官於賊獨三公者勳臣逼之而不屈舉國請之
而不移三公且爲誰守乎守吾不可奪之志而已若三公
者洵可以愧天下之爲人臣而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三公
死後賊至永惡少爭焚香迎之獨有馬生員者閉戶自焚
其事甚烈亦得而並傳焉

袁枚勇略將軍趙襄忠公傳

公諱良棟字西華陝西甯夏人年二十四以武勇受知於

大將軍孟喬芳從英王征陝授潼關遊擊再隨經略洪承疇征雲南遷副將康熙元年滇王吳三桂奇公奏擢廣羅鎮總兵公知三桂有異志以疾辭三桂大怒欲劾誅之總兵沈應時爲異詞以解免隨入闕補天津總兵十三年三藩反陝西大震甯羌惠安兵變殺經略提督

聖祖命公征之議者疑公陝人不可信公請留家口於都而已率勁兵馳往

上許之時官兵敗散屯堡荒廢公沿路曉示招官歸原汛兵歸原伍劾貪言募健兒軍威大振斬首逆熊虎等四人甯夏

平上疏奏蜀爲滇黔門戶若不先恢復則滇黔路不通請乘勝進兵

上許之公率兵抵密樹關遇賊敗之禽其將徐成龍遂取徽縣過高山深箐數十重晝夜兼行抵白水壩時康熙之十八年除夕也壩爲川江上流與昭化唇齒俗號鐵門坎賊防守尤力沿江立營爲石固木柞張礮公下令曰元旦渡江大吉違者斬黎明公騎驛馬率麾下五千人橫刀渡江江淺爲萬馬騰簸波濤盡立呼聲震天賊連發砲傷數十人無敢回顧者賊大驚曰此老將軍軍令如山不可抗也方

格鬪天忽風吹馬如吹舟頃刻抵岸斬賊將郭景儀等獲器械旗幟馬匹無算餘賊奔竄追之再勝於石峽溝十日而克成都公入城秋毫無犯收金銀印二百六十偽劄千奏繳之

上大喜手詔褒美加勇略將軍兵部尚書總督雲貴公密奏滇黔恃蜀爲捍蔽今蜀已得而吳三桂又新死宜乘機速進上許之當是時王師征滇貝子章泰自貴州進兵滇池將軍賴塔自廣西進兵黃草壩滿漢兵十萬餘圍城九月未下米斗四金月需米六萬石公至軍卽向貝子陳三策其一稱

欲取內城先破外護使賊匹馬不能出方可招降其一稱我兵而圍太遠自歸化寺至碧雞關東西七十餘里調呼不靈宜掘裏壕相攻逼其一降者宜分別收養不宜盡發滿洲爲奴貝子不悅以滿洲語相駁詰而公又漢人不解滿語張目抵牾幸公已奏聞

詔下悉如公策貝子不得已與兵二千攻得勝橋公望見橋頭砲臺甚密白晝攻所傷必多乃伏馬兵於南壩兩岸分步兵爲三隊營壕牆外牆上架交槍子母砲自披馬綿持大刀督陣夜二鼓攻橋賊盡出死戰其帥郭壯圖親搏戟三

進壕牆而伏兵三起應之列炬如星鎗砲雨下賊敗走公
奪橋追至三市街再敗之天猶未明也平巨入東南二門
郭壯圖舉火自焚三桂孫世璠自殺餘賊盡降雲南平加
一等精奇呢哈番召入都以將軍管鑾儀衛事公破城所
得降將偽官俱不殺并代奏乞恩以故樂爲盡力每戰有
功然本秦人性驕氣陵其上首創取蜀之計將軍吳丹王
進寶等咸嫉忌吳故大學士明珠從子怙寵而貪公尤輕
之每論事輒不合初吳三桂聞公取蜀大恚遣將胡國柱
陷永甯建昌兵部責公不救議削爵

聖祖不許公引兵克復兩郡追賊至大渡河

聖祖命公乘勝進滇而大將軍貝子屢檄公先追獲胡國柱再
往公不從攻得勝橋與兵甚少公爭之許以在南壩相救
及鏖戰救不至得橋又改命蔡毓榮守之公積不平入朝
屢忿爭於大學士明珠前明珠以好語然以吳丹故心
終不善也公乞骸骨歸許之康熙三十五年

上征噶爾丹以公老將復召公年已七十五遂上表明心迹一
疏分十四條洋洋數千言貶諸將軍不值一錢而自序戰
功最苦爲部臣所抑語氣傲悍御史龔翔麟劾以大不敬

宜斬

上優容之命赴行在問方略寵賜優渥憫其老放歸數年薨諡襄忠公雖武人好觀通鑑家居聞知縣呼騶過門便拱立喚家人子弟齊起曰父母官過敢不敬乎其樸誠如此子四人位皆至制府中丞

論曰以馬伏波之勲而晚年主恩衰替范蔚宗以為功名之際理固應然公之功名有類伏波其長者家兒爭相傾軋則有甚焉且誣公謀反然而竟以令終者何也孔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

聖祖如天無所不照無所不容公遇

聖祖公勝伏波矣公薨

聖祖論祭云事久而乃績彌彰人往而朕心長眷嗚呼使死者而無知則可死者而有知其如何讀而感感而悲也

公會孫秉銀牧晉甯時先君官儒學為同城公孫之

璧以世襲一等子轉運長蘆先君又居屬下其所道

公戰蹟與傳中約略相同然予嘗聞諸滇父老云三市街之捷世璠君臣膽落人皆思變公自念身兼總督善後事種種棘手遂以細故忤貝子互相參揭解兵聽勘

貝子卽令蔡綏遠統其軍逾二日大兵入城公子銀錠
山頂坐胡床旁睨之旋奉調入京師授綏遠爲滇督竟
以滇事獲譴人咸服公先見之明云○鈕玉樵秦觚謂
公之待記室也甚倨文檄箋奏必覩其釋卷方敢呈稿
退立櫺間以伺少不當卽擲之地屏氣踧踏拾而納之
袖中易以進或微點首或默不置一語始知其可用夫
公固以簡重養望然幕客終異于胥吏不應如是要亦
若輩有以自取耳倘遇陳孔璋阮元瑜以公之賢豈忍
虐使之哉嘉慶丁卯中秋記于望江縣署抱甕軒之燈

下

袁枚高守村先生傳

聖人之道大而博學者各以其學學聖人要其至焉耳後
世河北宗鄭江左宗王尚未聞其有所拘闕也東天下而
崇宋儒自元明始于是高才生退有後言且過激人見其
激也又羣驚爲奇服怪民而莫敢近焉是過也乾隆甲戌
高先生守村訪余于白下年七十許清臞蓋立高睨而大
談解孔孟專攬秘宋儒其所見亦未必盡是要皆的的然
有心得者余灑然異之別六年陶明府京山從滇歸道先

生守姚安事甚具又十餘年蔣荅生太史來賢先生不絕
口二人非妄譽人者余益信先生果奇男子也荅生授二
石刻曰此先生知平彝劍川二州德政碑也滇人不文序
事不識體制又過欲揚頌如郝鑒見王導意滿口重言殊
不流子其采而傳之其一碑曰先生廉不言貧勤不言勞
王師征烏蒙運餉六千石而民不知理訟可和者和之可決遣
者決遣之罔不當其一碑曰征劍川糧減額外公件銀每
兩若干引老君山水溉西莊畝收增數鬴丈鵝雅場清其
界酋夷皆拜曰從此百年無事矣嗚呼滇最惰俗也能齊

其口爲無窮之間以存先生然則碑愈俚民情愈真想先
生之經德秉哲殆不愧其言者先生亡已久子弟才下無
所發明門生故吏又懼大忤于俗不敢張其說余聞而悲
之夫犯衆敵抗令甲以追取聖人之心此其志直合萬世
爲一朝者而卒之身甫歿姓氏就湮然則與夫庸庸然曹
出曹入者何以異也天之所以生斯人使獨異于衆人者
又何也追憶當日先生與余天涯一邂逅耳豈料身後事
余爲存之而余亦豈料十餘年後尚有先生兩知已在耶
夫儒者閭然之學原不爲名計而卒其所以常存于天地

間者又捨名曷以哉嘻古之人所以重後死者也先生名
為卓鉛山人

予自戊申秋分鐸劍川去公作牧已三十餘年而流風
遺韻猶有存者公書學十七帖酒後揮灑每出新意斷
縑零素人皆局而藏之城西滿賢林為州勝境公摩崖
題字云一竅通靈殊怪偉可駭公號守村吳江鈕公讓
號半村客督幕歸安孫公見龍號潛村掌教五華書院
而公為劍川刺史皆同時各負文名鹽城徐南岡糧使
嘗呼為滇南三村云師範手記

檀萃董懿傳

董懿字干美祿勸之緝麻人少有雋才尤精於術數為人
慷慨喜功名顧不遇康熙五十三年舉恩貢齒已艾矣而
意氣不衰五十九年二月大兵三路進西藏懿請於當事
自備鞍馬口糧從軍於時都統五哥副都統吳納哈噶錫
總兵趙坤馬會伯威器重懿有事必曰請董先生卜無不
神其年八月遂破走策凌敦多布復西藏董先生功多而
限於階議敘予縣丞雍正二年謁選承浙之常山歷署常
山令移署純安而宮保李衛督閩浙尤重懿舉卓異權秀

水令旋即真秀水劇缺頗稱難治懿處之裕如蒞事九年始終如一已改平湖未三年告歸年八十六於乾隆十四年己巳冬十一月二十六日酉時卒懿性廉明在官多異政綱罟漏規漕糧積弊胥吏視爲利藪者革除殆盡鄰邑有疑獄數年不決懿治辦立雪其枉邑嘗旱禱之卽雨嘗火祝之卽滅其去官也民建祠立像且著其治行於碑碑稱其拔幟於鹿苑雞壇草檄於柳營蓮幕伏波座上推借箸之良謀赤斧戎中著籌邊之偉伐鳳鸞栖乎枳棘膏雨注於嘉禾洗石磨之沉冤消祝融之烈燄冰心不因利染

鐵面不爲勢移時人以爲實錄懿狷潔之操老而彌篤歷官十餘載家無產業篋無華服民感其德劇金資其歸且謳歌其治行不置迨今雜劇中梟鏡臺賽龍圖皆爲懿作也越人神懿之治行爭傳上清府正一真人符牒來越稱懿已奉天曹勅授嘉興府城隍神民禱於城隍祠輒指目曰此吾董公也今越人之吏瀆者太和令周君仲英景東廳盛君世繹客瀆者仁和孔君嘉善石君亦以爲然湯紹恩見神於紹興秦裕伯見神於上海然哉然哉懿所歷有政蹟嘗權嘉興判王江涇司馬俱有吏名父百揆母解氏

妻馬氏俱以懿貴封贈兄憲弟慧子文瀾慧子文瀚俱以學行稱

檀萃張仕敬傳

張仕敬字儼菴一字覺夫祿勸之他頗人也其先本安氏安氏故出火濟當漢季助丞相亮南征有功封羅甸世長烏蠻滇黔土官安氏皆其後仕敬遠祖肫由尋甸守分牧霑益當宋時其後分駐祿勸之補知絞擺他頗始氏張有明開滇張氏以地歸順世爲他頗望族其祖興國以軍功擢官守備駐省城興國卒官其父明鑑復歸他頗他頗之

民純而毅爭趨約束不似他夷跳盪不可拘化張氏之教也仕敬少好讀書有文采補諸生康熙庚子舉雲南武鄉試爲人沈深有幹略時魏翥國南天章先後參戎府於武定雅知仕敬所居他頗扼東川尋甸之衝有事每以仕敬爲倚重雍正五年冬東川土酋祿天佑據法戛私造軍器謀不軌劫掠附近居民祿勸首被其害署牧許廷佐以聞滇督檄翥國與參將楊國華分路勦之翥國過他頗要仕敬行仕敬戒其屬多載布袋衆莫測時天佑與其妻沙氏屯集三岔口花椒園率衆拒險殺傷兵練官軍屢却賊盡

扼諸隘莫敢先進仕敬率所屬連破諸隘道復通將逼賊巢命所屬盡出布袋囊沙負以進賊望見以爲糧空壁逐利衆棄囊而走賊爭囊伏起大殪賊進攻花椒園破之天佑奔九龍箐又破之乃遷入多顆落時六年之正月也進攻之天佑遷二月乃獲之於老烏老雪山箐賊平幕府敘仕敬功欲予以官固不受翥國訝之謂君何不樂官仕敬曰吾負債深不能官翥國笑而不之強也幕府重違其意以情聞

上加賜繒綵自是仕敬能兵之名頗藉甚然心所不樂也八年

翥國以中軍副將總統東川一路征烏蒙夷賊祿萬福於是南天章參武定戎府檄仕敬以土練從翥國過他頗仕敬使其弟仕恒率土練從翥國先行翥國既收東川而土酋祿良珍祿承爵叛從賊焚掠村寨進逼東川翥國屢出兵擊之不能勝賊勢方殷道路阻塞郵遞不通翥國遣人閒行請救督府檄楚姚總兵官祿住援之祿畏賊衆不敢進連趣之始抵東川閉門自守賊大猖獗將奔尋甸直犯省城州郡大震時仕敬後發所屬僅二三十人行至紫牛坡大遇賊且盈萬適和曲吏目仇某運糧至亦抵坡甫駐

運夫五百人坐地飯忽報賊至運夫驚欲走仕敬按刀前
曰爾等坐毋起吾斬爾衆肅然時已夜仕敬計賊不知
吾虛實乃多舉火令五百人分執之而身率所屬前薄賊
賊見火光滿山谷疑大軍至不敢進仕敬因奮擊之殺四
十餘賊賊大驚還走遂四散不敢復犯紫牛坡當是時黔
蜀兵亦已破烏蒙賊翥國亦固守東川而東川羣賊道中
梗信息絕督府大憂之紫牛坡者東尋二郡之要塞也賊
苟軼此長驅尋甸省城必大潰決散漫不可收拾故大吏
焦思甚仕敬既扼紫牛坡大破賊賊散不能復集其蹙之

益易直抵東川翥國聞仕敬至大喜遂引兵與黔蜀師合
四擒賊如破竹卽令仕敬奴由間道走省報捷舉城大歡
不意張舉人以數十人破走萬賊收奇功至此自督府而
下各大吏爭呼奴親問狀且食之犒以銀牌榮寵甚賊旣
平幕府敘仕敬功謂熱水塘小江口之捷救護燒毀之村
寨紫牛坡之捷保護難民五百餘人三江口之捷獲賊器
械無算乃加仕敬都司僉書頒以劄付敘仕恒之功謂從
遊擊王先攻古牛寨先登奏捷仕恒本諸生以功進貢生
頒以貢照然仕敬紫牛坡之戰係滇省安危厥功最偉他

小者不足論也仕敬早深於學養耻言功又本無宦情如武階非其所樂卒不起自是杜門誦索不關人事好宋儒周邵程張書探討至忘寢食晚精於易恍然有得合參同陰符而一之其微往往見於論說嘗論陰符云天之道一陰一陽而已非童見者所可窺非闕見者所可測必大見而後能知神見而後能覺何者天之道神道也見之者窮神也窮神則善繼其志矣天之行一日一月而已非不敬者所可企非不識者所可及必不息而後能守無息而後能化何者天之行化育也執之者知化也知化則善述

其事矣天之所以爲天盡於此人之所以爲人盡於此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精以察之以守之可也其中說也謂乾坤先天之父母坎離後天之父母中者乾坤坎離之交又論心字一點乾兩點坤則乾坤之體立矣一點坎兩點離則坎離之用行矣三點三家相見之象也一鈎新月復見天地之心也又曰心之爲象一爲陽祖故居正中兩爲陰宗故列兩旁居中者心也主也全體之所以立也旁列者情也從也大用之所以行也一鈎者性之郭郭也合內外之道也仕敬處於窮山其學

出之獨得空所依傍每豎議輒發人之所未發涵養深粹
不見蹶張之氣陶情詩酒自然曉暢有擊壤集之遺音其
贈三家村老人詩云聖境出於中華方圓三五人家住一
生長安宅看四時不謝花壺內乾坤活計杯中日月生涯
欲問何行何止往來自在烟霞蓋寓言也六十初度詩云
記得兒童如昨日而今白髮漸相加乾坤不老方常在日
月長生藥更嘉遇酒飲時聊自醉值花開處且相誇時將
周易爲生活始信三才本一家仕敬深於性命之學會合
諸家不存門戶之見恐以訟言受俗儒之指摘時時微露

其旨於吟咏之間率多類此時以爲近康節云其教人也
必出於忠厚而俗靳其名乃著論以正之曰自三代以來
忠厚之道不明於天下也久矣夫忠厚者乃本於天之理
也四時流行而不息萬物生生於不已非有无妄之真敦
化之體何以裕資始資生之用是故天地者無爲之忠厚
也粵稽古之人有忠厚開基而福澤綿於子孫可以悠遠
無替源遠則流長本深則枝茂罔不如乎天理所自然然
則忠厚之義大矣哉乃世俗謂愚夫爲忠厚而忠厚竟屬
愚夫之目呼之者以爲鄙受之者以爲辱何其呼之者之

謬而受之者亦不解也昔老聃告我夫子曰君子盛德容
貌若愚非真愚也忠厚之至也甯武子其愚不可及亦非
果愚也唯其愚而後見武子之忠厚也若夫奸雄自命不
難以巧計陰謀欺一世之人是自處於不忠而謂忠者爲
可欺孰知能欺人者必不能以欺天或輕浮殘忍而薄一
世之人是自居於不厚而謂厚者爲可薄孰知所以薄人
者卽所以自薄故吾謂不能忠與厚不如其真爲愚也不
如其安於愚也爲愚則不識不知猶存樸實之體不安於
愚則狂妄淺率陷爲輕薄子矣今有人焉誠知忠厚之本

於天而裨於人將見以之存心必不敢有或忘以之力行
必不敢有或懈由是以一節之忠推之於無所不忠以一
節之厚推之於無所不厚則庶乎爲天道之所眷顧爲君
子長者之所見取爲世道人心之所挽回又孰謂三代之
風俗不存於今日也哉仕敬以齒德膺爵秩爲鄉里所敬
乾隆十九年舉鄉飲大賓二十四年三月十一日卯時卒
年七十三所著有雪山集一卷

論曰董秀水老明經耳而短衣匹馬遠涉姑臧哦松彈琴
東窮海滋年垂九十始返首邱張僉書早年結髮著績蠻

疆推轂愈殷閉關愈固迨其晚得幾造濂洛之堂較二君生平之所歷先後如出兩人可不謂奇乎

檀萃永北劉方伯公傳

予羈滇池永北劉生澍涉千里從予游將告歸以其大父方伯公傳請予按其狀甫欲爲之旋以他事牽去輒止如是者數四後生以書來趣復取所狀反覆閱之因嘆與公同時起邊隅錚錚有鋒氣者傳公惟訖李公因培李公屢視江浙學收召知名士極盛無不爭道李公夫道之傳之二者相較道之不難傳之不易傳古尚易傳當代之賢人

君子頗難蓋地勢之懸同時不得追隨相習迨於其後僅據所狀以徵言卽狀中稱美而其中有甚美者往往格於牽制不能直書僅憑狀以文之如書履歷手版何取於傳爲此所以再四緝閱泚翰躊躇也謹按狀稱公諱慥字君顧號介亭以拔萃科貢國子乾隆丙辰舉順天鄉試時年三十歲旋成進士入翰林授編修與修一統志出守順慶移重慶艱歸起復補曹州調蘇州歷淮揚常通道福建按察使河南山西布政使屢行巡撫事以勤官得疾歸七年而卒年六十一狀中所紀官階知遇頗詳而挈其有關係

者二事足以傳公始公居永北三面皆金沙江江民累淘
金課其來久矣公爲諸生時傷其累思有以蘇之及爲庶
常因進書次白於

上卽爲減課之半夫雲南金課之病民勝國爲甚當其時大吏
爭之羣公爲論說暢之卒不能得公以草茅新進之臣忼
慨直陳於殿陛數百年之累遂輕想見我朝之勤恤民隱
無微不至而公之以忠誠自結於

上者先自於此其守曹州也會

上南巡召問郡事公以開濬河道四十八條繪圖呈進

上大悅謂公忠心誠爲今之賢守曹州簡小不足盡所長乃移
知蘇州自是歷監司分藩行巡撫事皆自於此此尤政治
之大者顧四十八條中狀未詳述無從指敘以著公經濟
之閎通爲萬世之永利昔漢史之傳王景於循吏也詳著
其爲府掾時修浚儀渠修汴渠之法以爲後世式景後官
日尊敘他美政俱從所略蓋史法輕重之體也當轉寄澍
檢出原奏以補之公一子名裔彥亦舉順天鄉試卽澍之
父也見在籍公之夫人何氏賢敏有高操後公數月而歿
孝廉君亦有狀以述其懿徽云

論曰雲南通志所載漢三國人物數人混蜀黔而紀之未
遂見爲雲南人也五代唐宋元不見有人自明而來人物
頗盛如方伯公同時諸公皆錚錚然其歿也或有狀或未
著於狀卽狀中而寔於牽制不詳書者多在以意會焉

方苞贈介菴上人序

佛之徒而儒行者曰介菴雲南昆明人從其本師蘭谷至
京師蘭谷閉門學易絕人事者十餘年獨時就余講問經
義介菴侍側其意所向無纖微不先得者余嘗就其溷匱
修潔如小齋卽所以則下通水流躬盥滌日日而新之蘭

谷之卒也以腹疾困牀褥無晷刻之甯凡五旬有七日介
菴面若非人期年之後深墨之色始少變而未復其常余
自反所以奉吾親不能如是之誠壹也蘭谷之書歲時必
易稿介菴隨手錄所增芟皆能默識雞鳴而起端誦尚書
毛詩莊屈左馬之文夜分不輟而拚埽炊烹以事其師者
細大無遺余學於父兄未嘗有師而承師務學如其篤
專者所見亦甚罕也嘗勸介菴宜畜髮反爲儒喟然曰吾
師早見及此矣某始冠子千金命之淮南定居於其鄉
如皋人雍
髮于雲南立室家爲視先人家墓曰吾已自誤不可更誤

人時某以師年已至不忍離今長矣懼以家自累而學與
行終無所成爲天下笑且某幸有兄弟之子以續吾宗此
身得寬然天壤間百事不問而獨從所好苟再誤悔何可
追其言如此工楷隸書數十年少倫比鐫篆尤爲時所珍
持身交友遠於流俗者非一端而余獨標其志行以覺吾
子姓兼示儒衣冠號爲孔氏之徒而行則背之者
屠紳送蔣曉村別駕還河南詩序

滇官無乎不病大者膏盲次手足下亦疥癬忠孝之不講
國是民莫之勿問曰吾媚于上苟得志他非所慮如是則
其性命也汨喪久矣二豎庸可瘳乎求廉潔不能爲貪墨
不肯大僚者束縛之馳驟之中有至性勿克盡也惟人所
命自不能立也痿痺不仁斯人之謂大丈夫爲人所挫時
不利耳此邦不我穀棄官而歸相時而動未必無所建白
爾時卽冬無裘午無飯僕馬相顧主人悲咽困則困矣性
命何加損焉此不足爲患者也曉村以病免歸鄉里是疥
癬非膏盲手足之故友人屠紳爲詩送之云

初彭齡滇南詩略序

余奉

命撫滇之次年政稍暇取五華育材兩書院課士文選訂之嘗
謂滇雖僻遠

聖天子聲教遐敷士氣文風駸駸日上獨聲韻之學多未講求
爰與諸生約每吉月扁試詩賦蓋冀言志永言以爲事父
事君之先資也適保山袁氏昆季典揆哀輯全滇明詩略
暨

國朝滇詩略請余鑒定且序之余反覆諷詠喟然曰滇固非
無聲韻之學也當在前明自郭舟屋楊文襄楊門七學士
以下代不乏人皆能以天賦超逸之才加稽古之功師友
之益江山之助緣情託物沈冥發舒金碧吟壇已非復賴
木盤蛇之舊矣迨我

皇朝削平僭亂士競沐浴詠歌而

國初能詩者不下數十家宜以趙玉峯徐石公朱子眉張退
菴爲最自是而何石民段浴川王疇五張月槎李鶴峯繼
之近則周立厓李載菴唐葯洲孫髯翁萬荔村錢南園彭
南池李松屋諸公典雅雄渾勁正純古不相蹈襲自名一
家足以超邁前賢凌跨勝國是豈非

聖澤涵濡風會日趨於上之驗哉典揆昆季搜羅不遺餘力彙

爲三十餘卷集評授梓其志亦勤其心甚苦顧或譏其貪
多務得細大不捐體裁未能畫一余謂詩以言志苟學焉
而得其性之所近上不悖於三百篇騷賦漢魏六朝唐宋
以來諸大家則具體可也一體亦可也連篇累牘可也一
鱗片甲亦可也使不本諸性情之正關於倫紀之大古今
之治忽安危所繫人物之賢否邪正所判徒流連景物馳
騁才華尋章摘句襲貌遺神言愈工而理愈失詞益支而
意益違於風雅奚取焉是編所選悉以大雅爲宗譬之於
水澗溪沼派別支分而同歸於海譬之於山峯巒岡阜

雄峙卓立而環拱乎嶽上自臺閣名賢下至山林隱逸以
及閨秀流寓收擷靡遺洪纖濃淡不出乎興觀羣怨之旨
滇之人士卽是編以求其性情之正由是而揚道德之華
導禮樂之化漸於心志鬯於音律將所謂資以事父事君
者其庶幾乎爰不辭而書之簡首滇賢有作當必以余爲
知言也

貪多務得誠所不免然輯詩終異于選詩蓋選必嚴格
律輯以備文獻名之曰略其苦衷亦有可諒矣刊刻旣
竣悠悠之口幾欲得而甘心焉適予請咨在省以樣本

代呈 願園先生請序並求鑒定而讒佞始熄嗚呼任
事之難乃至如是哉丁卯八月荔扉師範記

張允楫滇南文略序

元氣之充周也覆載盪之則爲風風行地上先王以省方
觀民風行天上君子以懿文德易之取象於風者十五卦
滇分坤維厥風廣莫山川之奇傑甲天下而閒氣所鍾所
謂西南得朋渙爲文章者當不乏人前明白楊文襄振起
後葛澹淵之音學楊墅岩之數學爲千秋兩奇人他如芷
菴南園楊門七子琢庵聚洲諸先輩厚風俗持風教其風

韻鏗如風雅蔚如風骨屹如風烈凜如礪礪磅礪皆可以
砥河漢排星雲也我

國家承平百五十餘年仁漸義摩而梁南涵薰翔洽其龢懿
惇大之氣更不變於

吳申汗號之餘余作宰是邦適保山袁陶村先生與其弟蘇
亭同年彙滇詩竣更偕蒙化翹岱張子採集滇文得四十
餘卷其發明經史提唱性命山川名物必採幽奇忠孝逸
才不遺簡牘凡懋偉功而垂實德者舉經濟之昌言並獻
納之鴻議無不悉紀之則以彰

聖朝用中之美勉學者致身之實予撫卷往復喟然尚之夫立
不易方雷風恒也日進無疆風雷益也蘇亭諸友卓然矣
際久道化成之會揚育德善俗之休尤屬

太平之嘉事而爲君子所樂與也予交蘇亭幾三十載愧弗
文願與諸同志共觀滇南之風因弁諸簡端云

法式善錢侍御遺詩序

余以庚子入詞館卽識南園前輩於同年徐鏡秋齋中鏡
秋方與余肄習翰林文字分日拈題時初願園亦讀書城
北古寺常就余與鏡秋會課南園爲鏡秋受業師又以余

與願園爲同館後進每得一題疏解義理指陳情事輒無
隱諱輿會所至伸紙吮毫往往先就余性疎放喜爲古今
體詩先生亦同嗜余脫稿就商先生搖筆立和先生亦嘗
以所撰製示余茗椀倡酬以文字相切劘友朋追逐之樂
未有逾於此時者也自是以來二十餘年願園鏡秋先後
遠宦先生已歸道山聚散存亡之感每一念及悽然弗能
自已前年余借鏡秋老屋棲息而其北軒卽先生下榻處
一花一竹棖觸依依如接故人顏色特以不得傳其詩爲
恨今年正月於書肆買得先生手藁一帙心竊喜之適保

山袁蘇亭寄新刊滇南詩略至所載南園詩與余所得多
有不同既而先生戚友師荔扉大令需次來都出先生詩
兩帙與前所見者又多有不同乃知先生爲詩向不存藁
作輒棄去見者繕錄收存之非先生意也夫以先生之質
直忠諒居官行事卓卓可傳所重本不在語言文字間雖
然性之所近情之所移非詩焉烏乎見先生不以詩重重
先生者未嘗不重其詩也卽以詩論精深博大迥非綺章
繪句講求聲律者所能窺其閫奧茲荔扉欲彙其詩付梓
採訪補綴不遺餘力得若干首釐爲二卷約略作詩之歲

月而排次焉沿仿史例將以表其生平惜乎先生身後遺
孤穉弱所存手藁大半散失卽此二卷中雄篇佳什余向
所心摹神追者僅存一二至與余贈答之章竟自無存則
所遺佚已爲不少也然而先生之人傳矣詩固不盡於此
卽此亦見一斑矣他日願園鏡秋或更有所增輯余與荔
扉當拭目俟之

全祖望董永昌傳

董永昌字山雲一字復齋諸生應遵孫也由太學生知
房縣累官知永昌府致仕子宏嘗請予表其墓竊嘆其歷

官所至有古循吏風然不特進取未遂且以此罷官不特天下之人莫有知之者并吾鄉之人亦不知世無孫可之彼何易于輩固應沉屈茲錄隱學書屋詩乃撮其大節于左承昌之知房縣也房在鄖之萬山中十三家餘孽安集未久井竈蕭然先是房之田分三等其賦以是爲差及亂後阡陌荒蕪有司招民以墾其時民所墾者上中二等之田而所報者下等之賦牧守志在勞來不加詰也至是有詔令長吏募民墾荒其能盡地力者得書上考荆襄卽郢之間有司各踴躍從事而房縣獨闐然牧守疑之以問承昌則

對曰小民貪一時之利不顧後來之患今房之所未墾者下等磽瘠石田耳墾之所入甚少而其賦額之在藩司者皆上等課也且將不償所出下官已召耆老戒無妄動矣孟子以闢草萊爲有罪者此類是也牧守不以爲然笑曰吾儕居官傳舍耳但得書上考以去何鯁鯁過慮爲而承昌終力持之得止嗚呼由此後三十年持節開府大臣河東王士俊廣西金鉞所爲觀之耰鋤遍于境內之沙磧其強民以田也如驅之出兵者然卒爲中州南土之大患一民報墾竭其故田之所入以充其新田之賦尙爲不足而

新田終于不毛然後知永昌之所見者早惜其僅持之彈丸之地不得以此論聞之當二也荆門大盜誣房民以與謀及密訪之則荆門之吏役私令其多所連染以爲羅織計而房民實不豫然已聞之憲司非所能抗乃遣房吏衛之行既出境醉荆門之吏而遣之其人遂挈家十餘口入蜀避之其仁心惠政有出於成例之外多如此其同知永昌也遮放猛卯二土司爭界制府檄往訊之瘴氣方盛雖本土吏胥皆請稍緩之土官亦意使者之必不遽至也永昌謂事久或成變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勢難畏縮遂

慨然而行卒亦無恙前此所未有也其同知萊州也昌邑素困大水乃濬其河捐貲築長堤于縣南以捍之遂絕水患及去萊人老幼祖送不絕于道其知永昌也僅七月而解組是時制府議開孟迺銀山下其檄于府永昌謂孟迺乃土司若開山則勢必遣大眾旣遣大眾勢必凌蠻戶而金刀所在漢人與蠻戶必有互相攘竊之事且成亂階以書力爭制府頗不喜會六月市中米價驟涌民多死者金齒文移至行省往返需六旬嘆曰吾不能待請而行矣乃以便宜發倉平糶并借施甸之穀以給之而飛騎請擅行

滇繫
之罪於制府果遭嚴譴然無過可指乃以年近七十年老
不及去官蓋猶以前議也既而制府亦頗知孟迺之不可
輕入稍悔之得中止且深嘆歎仄而

天子亦有原官致仕之命論者謂其時制府固賢者非竟屬時
風勢衆齷齪之徒也開礦爲明神廟時厲政不可行于中
土者何況番部至於便宜施賑乃汲長孺所以見知于武
皇而今以之罹咎不亦可爲太息乎然永昌雖以此去官
而卒能感悟制府遏其議而不行是則身雖去而言得用
亦可以無恨矣永昌少隨萬徵君季野遊得聞證人之教

所謂儒者之得力蓋在此乎其詩不事修飾稱情而出仲
子宏季子宿皆與予善永昌之歿去今不十餘年諸子貧
甚其清操又可知也

余慶遠維西聞見錄紀序

維西在滇徼外以麗江通判治其地通志但云明時內附
本朝康熙間爲達賴喇嘛所據雍正七年設流官於建設沿
革之由旣不詳而天時土宇風俗亦不載家息園兄以乾
隆己丑判此余至解居有時知土官之老者能識往事諳
華語進而詢之頗得其詳蓋於唐爲吐番東封明以前無

可考萬厯間麗江土知府木氏寔強日率麼些兵攻之吐番建碉樓數百座以禦而維西之六却喇普其宗皆要害拒守尤固木氏以巨木作確曳以擊碉壘悉崩遂取各要害地屠其民而徙麼些戍焉自奔子闌以北皆降於是自維西及中甸並現隸四川之巴塘裏塘木氏皆有之收其賦稅而以內附上聞

本朝康熙十三年吳三桂畔其孫世璠敗乃割其宗以北地賂青海求援維西復淪於吐番後數年旋收復隸四川以土官羈縻之達賴喇嘛事我

朝甚恭未之據也雍正七年以其爲雲南西北門戶乃分隸鶴慶府移通判治之建城設兵於舊頭目七人給土千總銜三土把總銜四分治其地而受約束於通判縵衣之儔衣冠踰躋皆有中華風而重譯之外怒子入

貢益以見我

聖朝德威被暨之遠矣乾隆十九年以地距麗江較近改隸麗江府地境遼絕天時迥別殊方異俗甚多不經予得之目者十三四訪之父老得六七爲併記之列爲氣候道路夷人物器四門而並述其建設之由於卷首焉

是序可以証滇志之訛故錄之 保山袁蘓亭曰雍正七
年永昌米價騰貴死者甚衆四明董太守先開倉散賑然
後通報遂坐是免官先君子倡率士民納穀還款復贖金
贈行董公以詩誌別中四句云感君意氣投交晚笑我生
涯歸路便萬里牢騷新筆墨一番艱苦舊山川蓋公項既
清始得以原官休致考是時總督乃鄂西林巡撫乃楊江
陰竟不能破格以全一守作吏之難不益可見哉

